

# 羣言

復刊

第四五期

(合刊)

## 本期要目

今日和戰的關鍵

論勞資糾紛的焦點

中國歷史的輪廓

上海政治風

上海妓女的救濟問題

讀者呼聲

岳少峯

張丕誼

黎東方

梵音

簡夫

丁知昌等

羣言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一日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 半月時事

### 正視蘇魯戰局

最近正在展開一幕大規模的內戰撕殺的蘇魯戰事，陳總長親征徐州，白部長駐節濟南，接濟周至柔將軍也飛到前線去督戰了，國軍三主帥都親自上陣，共軍方面則有劉伯承，徐向前陳毅，最近賀龍部也從晉東前來增援，聞共軍參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這番真刀真槍的全武行，現在正在展開着。

戰爭重心在魯南，共軍戰略，是以劉伯承部自金鄉進逼臨海路西段嶧山等縣，陳毅部自臨沂南下進佔台棗支線，雙方以鉗形攻勢，夾擊徐州，當陳毅猛攻臨城費莊一線之時，劉伯承部被國軍截戰於金鄉外圍，不能脫身南下進窺臨海西段，今劉伯承已逼近臨海線，而陳毅又為國軍以延翼競爭，迫其主力自臨海之支線，東向海濱伸展，正面拉長至五百里，戰場正向離心方向發展中，更以駐贛之共軍郝鵬舉部突於廿七日率部反正，並出兵北擊臨沂，臨沂為陳毅總部所在地，難免受到影響，但恐亦不如一般預測對共軍威脅之甚，以目前形勢觀之，劉伯承部於日前下清風，曹縣，單縣，並包圍沛縣、碭山、豐縣、鄆城陳毅部現正準備攻官湖，新安車站仍在激戰中，據政府方面某軍事家評論：共軍此舉殊非「欲鉗欲開」，實係進行更大之迂迴，已造成台棗外圍之優勢，蓋如此方足以切斷汴徐交通，並進行較大規模之包圍，一部份戰略家主張移重兵於趙墩、柳泉、碭山、沛縣一帶確保徐州，再自豫中區發動攻勢，突破共軍自晉東南至冀魯豫皖走廊，更進而冀魯豫發展反包圍，使共軍首尾不能相顧，隨國軍軍事當局正在考慮運用這一戰略，但這一計劃之實現，需時相當長久，在這一時期內，前方軍事難保不起變化，大兵團之行動，能否如共軍之靈活，且移兵徐州實足影響台棗支線之軍心。

總之以目前戰局觀之，雙方都沒有決定勝利把握，戰事將愈趨激烈，

目前共軍確在展開兩翼，採取大包圍姿態，以台棗支線之膠着形勢，徐州目前絕不容易攻佔。

至於黃河堵口，確對共軍軍事相當不利，政府趁春汛前在花園口的河道堵口放水，使黃河恢復故道，即把平漢、津浦、臨海三綫間的方形地區，截作二邊，北段共軍可能遭受大名北上和保定南下國軍的夾擊，南段受徐州北攻和濟南南下國軍的掃蕩，南北共軍均將遭受腹背夾攻的威脅，對於他們的運動戰以致命的打擊，主力非退出這一地區不可，所以中共認為花園口堵口放水的措施，等於替進攻中共區的政府軍平添了四十師的兵力。

今後這一戰局的勝負，而雙方戰鬥力量的比較，內戰戰局的關鍵，也可說是政治全局的樞機。

### 主權何在？

法軍於本月十七日在我國所屬領土的西沙羣島登陸，外交部照例抗議一番，下文如何？現在尚難預測！

我們中華民國是第二次大戰勝利的獨立國；並且曾經是四強五強之一的大國，獨立國的領土，是隨便可以侵犯的嗎？法軍為什麼不到關島馬爾太去登陸；偏要在西沙羣島登陸，這塊領土的主權，是屬於我們中華民國的，難道法軍不知道嗎？知道是知道的，已經很明顯了，但是牠却裝做不知道，說是牠的領土，侮辱我們，侵犯我們的主權。

還有最近英國上院討論中國問題時，保守黨議員多人公開宣稱，要求英輪重享長江航權，我們航業界深恐政府慷慨為懷，答應了這一要求，不僅是威脅了我國航業發展，且無異侵害我主權，通電反對。

我國自抗戰勝利後，美國代替了英國在中國享受各種經濟上政治上的特權，其實英國何曾忘情中國呢？她正在虎視眈眈想染指了，我們要維護國家主權，及獨立國的尊嚴，危及主權的無理要求，應一概拒絕。

看了上面二件事實，我們反過來看看自己，勝利以來，國家又在戰爭的狀態中打成一個怎麼樣的局面，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內戰再繼續下去，非但上述國家要覬覦我們的國家，恐怕東鄰日本又要挖土重來了。

### 趁火打劫？

舊曆元旦夜，武定路大火慘劇，延燒十三小時之久，把八幢洋房燒光，損失不貲，據傳消防隊開來救火車，而坐視不救，反而進入着火人家去搬物件，吃東西，此次大火，消防隊人員之失職，引起了市民的極度憤慨，和輿論的一致譴責，無論如何，當時是否講斤頭，發橫財，市區大火延燒十三小時，消防隊總是罪咎難辭的。

萬事莫如救火急，如果真身負救火責任的消防隊，在救火車開到火場時，先講斤頭，後救火，還在趁火打劫，這恐怕是世界上最前的怪事。

現在警局市參會地檢處監察使署等機關，已分別在調查事實真相，被難人家及在場目擊者，對消防隊坐視不救反趁火打劫，痛恨切齒，請救火人員不去拆屋施救，而反在砍劈衣櫥門，竊取首飾箱，並提出劈落之木塊作證，救火皮帶壓在屋下，可見當時並未救火。(一月二十九日文匯報)現在對此事之人證物證都有，真相不難查明，希望有關當局澈底清查，務使早日水落石出。

### 大票。大票！

謠傳已久將發行新幣，雖經政府一再否認，然事實證實了謠言，二百五十元，五百元的新關金券已在本月十七日發出來了，物價也漲了，非但漲今番還要大漲而特漲，老百姓做人，一日難一日，今年在物價高壓下不知要壓死多少人呢？皇天！

在目前內戰經濟政策下，緊縮通縮，整理幣制，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將有看到雜糧四起，餓殍遍地的一天，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無異癡人說夢，請看今日我們的中國，炮火連天，民不聊生，何嘗是第二次大戰的勝利國！

專靠發行紙幣來支持戰爭支出，實無異領鴉片湯。

### 日本倒閣運動

在麥帥一手提攜而組成的吉田內閣：在日本一向執行着違反民意的反動政策，於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日本人民舉行倒閣大會後，吉田明知站不住脚，但是他又不肯放棄這一尊榮的寶座，試想合組自由進步社會三黨內閣

挽回此一頹勢，和社會黨領袖片山開始談判，社會黨的右派平野，西尾，松岡等，想插足內閣，左派份子鈴木或三郎，加藤堪十，堅主組織以社會黨為中心的人民民主政府，向片山提出建議，此一建議甚得其他民主黨派的擁護，片山左右為難，十七日向吉田提出三項要求，一，將前次提出參加內閣名單中片山平野西尾松岡水谷等五人中換上鈴木加藤二人，二，請撤換舉國一致反對的石橋藏相并改變其財政政策，三，要求國民黨協同黨同時入閣，此三要求，吉田認為無法接受，三黨聯合內閣遂於十八日宣告流產，二十八日日本人民發動四十萬人倒閣大遊行，更使吉田搖搖欲墜，非倒不可廿九日晨自由進步社會三黨由吉田幣原片山三領袖舉行會議，商組聯合內閣事宜，片山重申堅持十七日所提三項要求，吉田要求社會黨接受四個閣席，國民黨入閣法律上有困難，撤換石橋財相僅允願考慮，結果意見未獲一致，日本全國勞工預定二月一日總罷工，已迫在眉睫，預料吉田內閣之改組無疑。

但是吉田內閣即使倒後，拜命組閣者，將又為吉田幣原一流人物，社會黨雖得多數勞工羣衆擁護，但是高坐在「總督府」的麥帥表示社會黨組閣尚未其時，日本內閣之倒閣風潮雖然是常有的，但是每次決定倒閣的，都是元老重臣先商妥，繼任人選後，由內閣提出總辭職，此次吉田內閣是由人民力量推倒的，這在日本史無前例。

### 政府積極改組

馬帥的離華聲明中，說明政府應行改組，范登堡上次的演說主張中國政府應除共產黨外其他各黨派參加組織聯合政府，政府為了美國五億美元貸款的獲得，也應改組，所以在國大閉幕後政府就着手準備改組，最近和談失敗後，政府更積極開始改組，吳鐵城、雷震的僕僕京滬，都是為了拉攏青民二黨參加政府，青年黨參加是不成問題，不過姪妮妮的還在討價還價，所以沒有正式表示參加，民社黨據傳內部不能一致，因該黨參加國大代表力主參加政府，而此次張君勳却不主張參加，本月二十九日該黨幹部集會，亦以內部意見，未獲一致，對參加政府事，無法決定。外傳民盟絕不會提名參加，但是政府希望民盟份子個別參加，聞說雷震數訪羅隆基，寄予極大希望。

二十九日彭學沛部長發表聲明以中共自不能望其參加，而希望其他黨派都參加，政府改組是毫無問題了。

參加分子亦不外乎中共以外的黨派份子，和幾個社會賢達，雷震留滬已數日繼續與各方進行商談，吳鐵城亦於二十八日來滬從事改組磋商，預料在此半月內當可分曉。(錫凡)

# 今日和戰的關鍵

本刊駐京記者 岳少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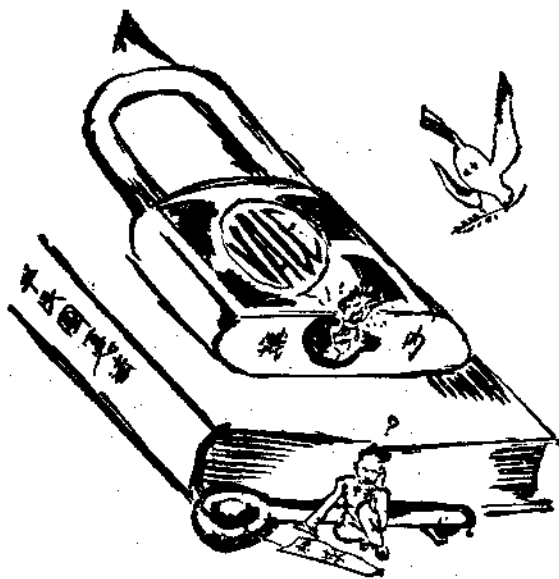
## 恢復和談已隨春節的冰雪而凍結了。最近我們還得注意徐州外圍戰事的發展，這一次主力的硬拚，也許會打出一個眉目來。

恢復和談，似乎已經隨着春節的冰雪而凍結起來了。中共堅持取消憲法和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兩項政府認為無法考慮的條件作為復談前提後，政府雖發表文告，揭曉和平方案，圖再啓和談之門。但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又著社論指稱「和談」為「新的騙局」，且謂「由無信義之美國調人來導演等語，認為「不能取得中共絲毫信任」，「中共決計不再上當」。就中共此項言論而言，對所提兩項要求之外而重開談判，斷言拒絕，似已無轉機餘地。而政府文告中則又絕對不能承認此兩項要求。是以國大閉幕後醞釀一月之恢復和談，現已告一段落。各方對和談難免不表示悲觀，認為此時，除非出現奇蹟，和平商談最近決難實現。

在和談沉寂之時，炮火之聲却喧天價響，首先是平靜已久之東北戰事重啓，共軍渡江南竄，初時來勢洶洶，陷佳木斯逼德惠，大有一鼓而下長春之勢，後經國軍增援反擊，始逐漸被逼後退，現已次第恢復原態勢。且有一部份國軍復渡江北上，東北戰鼓稍息。而關內醞釀已久之魯南戰事現又在展開，共軍調集陳毅，劉伯承，徐向前三部兵力向徐州外圍發動攻勢。這次戰事規模之大，實超過以往綏包，四平，張垣諸役，共軍集中總主力三分之一，國軍則動員蘇，魯，豫，皖等省駐防部隊參加。陳誠參謀總長坐鎮徐州，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徐州總署主任薛岳及兩區司令王耀武，李默庵均在督師，聯動總司令黃鎮球亦在徐調度供應。現在這一戰役才展開，共軍在蘇北方面已受打擊，在徐州東北，則攻陷重要礦區棗莊，戰事正日在擴大中，發展如何，自難逆料。

在和談停頓之時，展開魯南戰事，意義自極大，故雙方不惜興師動衆。這一戰役中共若能取得勝利，攻佔徐州，自可大增聲勢，使國內外認識共軍實力之不可侮，但是能有幾分把握，那就難說了。反之這一戰役將為

中共之一大失策却很可能。在去年共軍在蘇北之避免主力決戰政策是很成功的，使蘇北局面拖延到如今尚不能澄清，但如今在魯南集中主力將是極不智之舉。國軍戰勝是希望速戰速決，尋覓共軍主力而一鼓殲滅。因為無論在裝備上，在訓練上，國軍都比共軍更適宜於硬打。而且如果中共問題不能以政治解決，而必須訴之於武力時，政府對內對外，也都需要在短期內為之。國際上短期內當不致有太大的變化。國內經濟雖窘困，一年半載也得勉強拖下去。所以這次共軍自動集中三分之一主力於徐州週圍，似乎想給政府一點顏色看，但是這總是大冒險的舉動。雖然在共軍方面，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陳毅的「魯南軍區」，自從膠濟路經王耀武所部四個軍打通後，鐵路修復現已暢通。而國軍復自博山明水南逼，以蕪棗為



和戰的關鍵

海潮作

入擊目標，豫東國軍又指向曲阜，蘇北方面國軍亦逐漸向北壓迫，於此時陳毅再固守已為事實所不容許，所以不得不兩作攻勢的防禦，圖以進攻政府軍略要點的徐州。

共軍最近在不漢北段，及臨冀支綫都佔了些便宜，這一點也許很給他們增強自信心，所以不惜拒和談於千里之外，而想在軍事上造成更有利之形勢後，再向政府索取更大之代價，此外中共，或者還想到：第一，政府今年在財政上遇到很大的困難，社會經濟狀況也極不安定，延長戰爭也許可以拖跨政府；第二，三月初，四國外長將在莫斯科舉行會議，中共希望在目前打出幾次有聲有色的仗，促使國際間的注意，以便引起國際干涉中國問題。因此拼命擴大戰爭而拒絕和談。除此以外，中共目前，所採取之強硬態度，實難令人理解。

在政府方面，自從國大閉幕後，本來便是以全力謀改組政府之實現，但在民社黨首先表示在國內政局未澄清之前不願意參加政府。民盟亦認為要先恢復和談，然後才能組成包括全國各黨派之聯合政府。所以政府乃又對改組政府，恢復和談分頭積極進行，中間並一度以全力謀和談之重開。從新疆召回張治中，並公開宣布，不惜移樽就教，派張氏飛延安與毛澤東南討恢復和談，但結果此一片心機均告白費，中共仍是堅持兩個前提，而並不歡迎美國人介紹一個姓張的去商談。政府想敲開和談之門而未果，且爲了共軍之東北流竄，及包圍徐州，而調集重兵，以應付此一形勢。今天政府處境，當然是很困難，但是否一如中共如意算盤中所打算的呢？却也未必。軍事上在冀魯確有小失，但陳誠參謀總長赴徐佈署定後，戰局已轉穩。東北方面更早已恢復原態。國軍損失無論中共如何誇大宣傳，但了不超和共軍一對一，國軍犧牲一萬人，共軍少不了賠上九千九百九十九名。年來蘇北情形就可說明。至於正展開中之徐州戰事，政府控制了津浦，隴海兩條交通綫，增援補給却方便，無論如何不會敗到那裏去，即使支付出一，二十個師，排掉了陳毅，劉伯承等部共軍，恢復津浦路交通，算起賬來，誰賺，誰虧，也很明白。在經濟方面，窘困情形也不自今天起，遠自抗戰中期，就是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艱難的日子就這樣支持過來。年年難過年，全國一致認爲可怕的陰歷年，最近也安然度過，經濟方面馬上要崩潰麼？實在也不見得，至於所謂國際干涉，如果從莫斯科對外

會議中，美蘇能够擡起手來壓迫政府作無限止的讓步，這種事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所以在今天內外情勢很難形成於某一方面絕對有利。今後政局究竟如何發展呢？這是有在於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心中的問題。但是在今天確實沒有一個人能回答得出。中共堅拒和談，是否執意要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國成立馬列式共產主義國家。如果真是這樣，那末它的確只有排斥三民主義，推翻國民黨，顛覆國民政府，採取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在暴力革命的原則下，自然沒有妥協，沒有和平，人民的死活，國家的存亡，却無暇顧及。否則，中共若是仍將國家等生存，爲人民爭民主，那末無論現在態度如何強硬，至終還是要回到恢復和談這條路上來的。無論如何還是和國民黨以及各黨派攜手建設國家的，政府方面，一切當然都要盡其在我，除非萬不得已，纔還要求政治解決。在目前實在得不到中共諒解時，若能與其他各黨派協商早獲得結果，總望早日改組政府，以便準備來年實行憲政，並一新中外耳目，及整飭久失民心之吏治。近日政協秘書長雷震又僕僕京滬道上，自不外乎爲促成民社黨早日決定態度，並爭取民盟中之一部份人士，亦早日決定參加政府。政局決定性之發展，也許還不是最近之事，現在我們還得以十二萬份之注意，正視徐州戰局之發展，這一次主力的硬拚，也許可以打出一個眉目來。

(一月二十五日寄)

請批評

請指教

請交換

**羣言雜誌**

(半月刊)

發行人：夏 功 楷

編輯者：羣 言 社

發行所：上海泗涇路二十五號三樓

印刷者：均益 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崑崙路六十四號

利國 電話九三四五七

本期實價一千元

## 論勞資糾紛的焦點

張丕謹

這一年來，勞工與雇主之間的糾紛，此伏彼起，不斷地發生，致工業界形成極度的不安。原因固多，而以報酬問題為其中的焦點。因為報酬問題就是財富分配問題，也是觸着人類天性中的希望。由貧賤而見懸殊的今日，使這財富分配問題，益形重要，也益形艱難，所以勞工與雇主之間的糾紛的發生，是極容易並且是極自然的事情。

隨着生產方法不斷地改良，勞工與雇主之間的感情，早已消失殆盡。在雇主方面，視勞工無異於購買原料，唯有以最低廉的市價（工資）購進，以達到其生產成本低而利潤厚的目的。且一遇到市場競爭劇烈，或銷路滯呆的時候，又往往藉口試探欲以減低成本（僅指工資）為其自衛固存的手段。而勞工的利害呢？與這恰成反比。他們所希望的是職業穩固，工資高昂，以達到生活上所需要的希望。更因在節省人力的機械日新月異，使技藝的重要性漸見低落，個人的職業生活，將會完全依靠於工作的機械，同時個人的特長，也被沉陷於機械之中，而無從表現。於是，起而結合以抵抗共同危害，來保護其可能的利益，於是乎怠工，罷工，請願等一切紛擾由而發生。甚至於利害的衝突，竟會超出事實的根據，以致社會立法，或者仲裁制度，有時也會失去了效力。在這樣紊亂的情況下，要想安定社會，促進生產，是不大可能的。

國父有云：「經濟協調，是社會進化之動向；階級鬥爭，是社會之病態。」按經濟學理來說，要達到生產的目的，勞力，土地與資本三種生產的要素，必須協調一致。以最少痛苦，而達到最大的生產，來滿足社會所需要，進而求得國家的進步，人民的安樂。可是，國父寶貴的教訓，被一部份人們所忽視，勞工與雇主之間的經濟協調，大部份仍未能確實做到，因而勞工與雇主之間的禍與福，也就方興不已。

我們要問，勞工與雇主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永遠形成兩種對立相反的階級而不能求得協調一致的呢？是不是這個財富分配問題會隨人類俱來隨人類俱終而無圓滿解決的希望呢？這確是一個至難解答的問題。惟因人類的利害，往往是互相衝突與互相助成的。衝突之中有助成，助成之中亦有

衝突，這些都是人為的自然的現象，似乎到處都是一樣的。所以這雖是一件至解決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如果勞工問題繼續不安，衝突，雙方不斷地糾紛下去，有組織的勞工為改善生活要求其可能的利益，有生產資本的雇主為維持其自存，又必堅決反對勞工的要求，這決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雖有社會立法，與仲裁制度，但在這樣不合作的情形之中，實難保證其息爭。若要達到這個問題公平合理的解決，那末只有把這個問題解決的希望，建築於雙方開誠佈公地互相瞭解，協調一致誠意合作的條件上。本着這種觀念做基礎，再根據以科學所考察的事實，來訂定雙方滿意的工資（即報酬）率。因為勞工與雇主之間的誠意合作，決不是單有優厚的報酬（不管出於雇主的願意，或出於勞工所要求）所能達到的，它還要有精神上的協調，況且報酬條件是沒有一定限制的呢。故勞工方面不應以「殺雞求蛋」來爭取自己的利益，同樣的，雇主方面也不應把勞工的利益任自己意思的增減，成了市場競爭中自衛固存的手段。

要勞資協調，我以為除了上述以協調精神訂定雙方滿意的工資率外，雇主方面應採行「分紅」制度。因為工資率無論訂得如何公平，總難免無弊端發生，也就是說總難免無糾紛的起因，以致影響到合作精神。分紅制度就是來彌補某種工資率，因環境變化所引起的弊端，而且可加強勞工與雇主之間團結一致的程度。紅利的分派，勞工與雇主的比例不應該過大，尤其是此種紅利的分派，應由公司方面給予相等數目的股票，使勞工同時都變為股東，這樣呢？勞工對於公司的盛衰，始有共同的利害，階級鬥爭，自可消除。雖則，分紅制度，僅能適用於事業盛隆的時候，事業盛可分紅，事業不振，就無紅可分。不過人們總是為着希望而生活着的，故這種制度，至少能養成忠於工作的習慣，致勞工與雇主之間於永久合作的環境。這是革命方未來的命，是合乎民生主義的政策。所以在今日的經濟狀況，此種制度，應由社會當局普遍地督飭資方採納之必要的。還對於資方有百利而無一弊，相信凡是具有遠大眼光的資方，是不會有所拒絕的。

# 中國歷史的輪廓

黎東方

## (一)

我們中國的歷史在世界現存的獨立國家之中，可算是最長的了。（只有埃及似乎比中國還古，但是今日的埃及人，並非古代埃及人的正統苗裔。）就拿埃及來說，估計牠的歷史開始於紀元前約三千年，到現在已有三千八百多年，似乎比我們的五千年歷史稍長，但是中國的歷史實際上不止有五千年。

中國的歷史究竟有多長？倘從周口店北京人遺骸說起，可算已經有了五十萬年了。那時候，屬於所謂「舊石器時代」，我們發達省的西南部與陝西省的扶風縣發現有遺址，再其後便是新石器時代，西至河西走廊，東至遼寧朝鮮，有若干種類的器物出土，證明其時的中國文化業已形成熟，而且分佈甚廣。

文字的發明正是新石器時代的事。我們還不會找到夏朝及其以前的具有文字的遺物。因此我們得推測，中國文字是否在夏朝以前已有，或到了商朝才開始發明。單就商代甲骨文上的刻文來說，文字已經很整齊而抽象，不像是隨處發囀，裏發囀了才有二三百年的東西。

普通所謂「有史以來」，是指的有了「文字」以後。那末中國的歷史便應該開始於商朝了。（據今日歷史學界的成就而言。）這樣，中國的歷史便不足四千年，不能稱之為五千年。埃及的歷史不能算有六千多年，難為歷史的開始。

未必即是文化的開始。

歷史二字的意義，久已擴充到從「有了歷史事實以後」算起，不再從有了文字記載以後算起。

反過來說，我們採取最嚴格的態度：要有了「信史」才算有歷史，並且不單單要求證物，也要求準確的年代。那末，中國的信史，是開始於公元前八四一年，即而因滿王被逐後的共和元年。希臘的信史，比此晚六十五年（七七六）；羅馬的信史比此晚三百三十二年（五零九）。

除了最長以外，中國歷史的另一特點就是綿延不斷。法國的歷史考第艾(Henri Cordier)曾經特別強調此點。

我們自從有了歷史以來，記載就不會中斷過。尤其是自從普隱公三年起（公元前七二零）每一天的甲子都可以順序排列下來，直到今天。在時間的計算上，我們中國的歷史，最適宜於作為世界各國歷史的共同骨架。

歐洲的歷史分為上古，中世，近代。上古包括希臘羅馬，把希臘以前的近東諸國遺漏了。中世是起於西羅馬之滅亡，終於東羅馬之滅亡（公元後四七六至一四五三），着眼於日耳曼人之侵入，與土耳其人之西來，把當時最重要的阿拉伯帝國所施於地中海南岸及西班牙半島的影響忽略了。近代是諸強崛起，輪掌霸權，也缺乏一個中心。這些強權都是遲至中世才建國的，根本與上古無關。

惟有中國的歷史，從埃及巴比倫的以前已經開始，由始石器，而舊石器，新石器，銅器，磁器，電器，綿延不斷。五帝以前，有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以後，有夏朝以次二十二個連接着的朝代，二百四十八位連接着的帝王，最後便是民國。

那二十二個朝代呢？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梁、唐、晉、漢、周、宋、元、明、清。那二百四十八位帝王呢？從大禹到溥儀。

倘若我們也要把中國的歷史分成三段，則漢以前屬於上古，元以後屬於中世，明以後屬於近代。寫成公元的年代，是？——公元後319：220—1379：1380—？比起歐洲的公元前761—公元後476：476—1453：1454—？稍有不同。

## (二)

在上古時代，中華民族由散居的氏族逐漸團結而造一個極富強的國家。

黃河下流的三角洲，最便於民族的發展，此地最先產生大的民族與氏族的結合體：部落。部落中的較強者被後人推稱為三皇：太皞氏，少昊氏，神農氏。

神農氏統率了一個很大的氏族同盟，而且統率了很久。取而代之的軒轅氏的黃帝。

當時做盟長的，已有很大的威權，被稱為神。黃帝便是黃神。繼承黃帝的是帝顓頊，為高陽氏的族長。正如黃帝一樣，他也是以一族族長的資格，為同盟諸族的領袖，在他以後高辛氏的帝嚳，陶唐氏的帝堯，與有虞氏的帝舜，都是如此。



由黃帝至帝舜，合起來稱為五帝。

大禹是夏后氏的族長。他的身份原與五帝相同。只是他造福於人民的地方太多；他治好黃河，又開闢不少溝渠。他一生很積極，因工作而糾集了大量的助手於自己的周圍，就自然而地享受了超過五帝所享受到的威權。這威權一直繼續到他既死以後。他的兒子帝啓便不僅繼承了他的族長地位，並且繼承了他的盟長地位。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朝代於是產生。牠比起以後的朝代來要脆弱得多。傳到了帝啓的兒子太康，就暫時喪失了盟長的地位了。取太康而代之的，是有窮氏的后羿，后，也是君主的意思；是男子，不是女子。伍子胥說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事實上代為盟長，而表面上扶立起太康的兄弟仲康，以與太康對峙。仲康死後，仲康的兒子帝相，繼為傀儡。這時候，后羿自己已為部下寒泥所殺。寒泥不是有窮氏的份子，而是另一氏族，伯明氏的「讒子弟」。他殺了后羿以後，娶了后羿的太太，生下兩個兒子，一個叫做澆，另一個叫做豷。澆殺了帝相。而帝相的太太迷回娘家有有窮氏，生下遺腹子少康。少康長大成人，便以一成之地（十里見方），一族之衆（五百人），起兵滅澆，中興夏室。

少康再建夏朝，正如光武再建漢朝一樣，等於創立了一個新的朝代。少康以後，一系相承，維持了四代。其後便有帝不降至帝孔甲之間兄弟叔姪相爭的內亂。又過三代，便是衆惡所歸的夏桀了。

夏桀的罪名之一，是「武傷百姓」。當初神農氏喪失霸權的時候，罪名也是「侵陵諸侯」。

他之所以失敗，除了「暴虐無道」以外，是否也由於超越了盟長的權限，企圖增進自己的威權，大可注意。

代他而起的成湯，以十一次的用兵取得天下。當初禹做盟長，似乎未嘗打仗。成湯不但革夏朝的命，而且打不平那些不願意承認商朝受命的若干部族，結果是，商朝比夏朝鞏固。夏朝僅有四百七十一年，而商朝却有六百二十九年。

商朝在前半期，也是遷徙無定，與夏朝相彷彿。到了盤庚以後，牠開始定居下來，由游牧而趨重於農業。中央有了固定的王畿。這王畿傳到末了一位，商王受的時候，包括有魯衛宋三國合起來的面積。

周是第三個朝代。它的王畿，比商朝的還更廣大：東至鄭州西北的虎牢，西至陝西寶雞，千里之稱，當之無愧。渭河盆地，連着伊洛盆地與河陽沃野；南北又有高山作為廣大王畿的掩護。周室不僅是富，而且能強。所以在西周三百五十餘年之中（公元前一二二二至七七一一），不會有什麼打不下的叛變。

周室也不像夏商以氏族族長的資格，作為諸族諸部的盟長。它是一個強大國家，控制甚多的弱小國家，其中有些是游牧的有些是農業的。它又分封了很多子弟功臣插在東方及南北的若干國家之間的空隙（當時荒野甚多，此國並不與他國一定相接），或是建立在若干滅了的國家廢墟之上。

周室控制了渭河與黃河的下流。但是它控制不到中國北部草原地帶的若干部落：赤狄，白狄，獯狁，大戎。大戎由涇河的上流侵入，佔領鎮

京，（陝西長安）。

從此，周室的王畿僅餘灤河以東的一半；要倚靠比較強大的晉鄭兩個同姓諸侯，它才勉強保持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周室的實力大不如前，第一個與它為難的便是曾經夾輔平王，做過中興元勳的鄭國。鄭武公的兒子莊公，竟與周平王的兒子極王開戰，以諸侯資格來對抗天子。站在周極王旗幟之下的僅有魏衛陳蔡四國。終果是周極王大敗，鄭莊公的部下祝聃射王中肩。從此以後，周室不敢再討伐任何一個諸侯。

諸侯們於是互相討伐，互相朝聘。誰的力量最強，誰就能糾合若干小國在自己的周圍，以討伐其他的諸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都是這樣的人。他們被稱為霸主。

霸主們替代了天子。他們暫時維持了列國之間的秩序，不讓大國滅盡小國。他們又負擔了團結「諸夏」的任務，使得游牧戎狄，不致暢所欲為。

每一個侯國的內部也相當的變化。諸侯既然不服從天子的命令，大夫也就不服從諸侯的命令。其後大夫的家臣，也就不服從大夫的命令。諸侯何以能夠不服從天子？由於天子已無六軍，而諸侯的兵力很強。大夫何以能夠服從諸侯？由於大夫們懂得把持政權，造成世鄉制度。家臣們何以能夠不服從大夫？由於大夫們不甚管理家務，使得家臣們掌握了經濟上的實權。

家臣們多半是淪落了的貴族或庶民，屬於庶人一類。庶人便是原來的自由農，在庶人以下的奴隸階級，如工商二者早已解放；次於工商的卑隸與臺等等，到了戰國以後，也都成了平民。



從公元前四七六年開始的戰國時起，在社會的結構上可以稱為平民社會。比起春秋時期的貴族社會來，超過農業的勢力。商人到了戰國末年，居然可以左右政治，而且把持政治，呂不韋就是最成功的一例。

戰國期間沒有霸主。大國如有力量便可以滅掉小國。列國之間的毀滅性戰爭，一次比一次利害。最後是所有的列國都併於秦。

秦始皇帝統一天下，是在公元前二二一年。他把各國的疆界都劃平，各國的歷史都燒掉，各國人民的武器都沒收，各國的富豪都遷到咸陽。他希望天下從此太平。他所做的。除了焚書一點以外，未嘗不合於孔子所倡導的「車同軌，書同文」的理想。

可惜他所用的方法過份苛刻。一般人受不了他的太機械的約束。到了他的兒子二世皇帝，到處就起了革命的火燄。

二世三年的革命，與湯武的革命不同。這一次不是貴族革命或諸侯革命，而是平民革命。雖則參加此次革命的或響應此次革命的，有列國王室與貴族的餘孽在內；但發難人是陳涉，最後成功的人是劉邦。兩人均是平民。

劉邦創立了一個四百年的統一朝代。從公元前二零二滅掉項羽，到公元後二零二禪位給曹丕，中間除去王莽篡位的十五年，劉家統治中國，足有四百零七年之久。

只有姓劉的才能封王。異姓至多封侯。無論封王封侯，在景帝既平七國之亂以後，都不許有封國的行政權。一切的行政屬於中央，屬於皇帝。

皇帝用什麼方法來包攬一切呢？在中央，有三公九卿作為輔佐。在地方，有郡太守與縣令縣長，層層節制。中央的官吏不敢互立門戶；地方的官吏不敢割據自專。全中國化為一個融和體，沒有內戰沒有土匪。人民的生活日益充裕。每個人都服兵役，人人皆兵，於是對外也頗能禦侮，打平了很強悍的匈奴與西羌。

(三)

可惜東漢末年，發生了宦官竊權的毛病。能與宦官對敵的只有外戚。外戚執政，本不是一件好事，但在專制的政體之下，皇帝除了相信自己的兄弟以外，只有相信舅舅，岳父，與內兄弟。每一個太后，也只有倚賴娘家。西漢的長君甚多，太后不容易當權，只有在末年成帝既死之時。東漢的長君極少。所謂太后常是極年輕的寡婦，於是外戚執政的情形幾乎成爲慣例。

最後一位外戚是何進。他自己以爲力量不夠，非引來駐守清東郡的涼州人董卓，不足以與「十常侍」爲敵，董卓率兵入都靖難，是漢朝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但在他未到洛陽以前，何進已爲十常侍所害，十常侍亦爲洛陽的世家公子袁紹袁術所誅，他既到了洛陽，倚仗自己兵力，擅行廢立，廢少帝而立獻帝。袁紹逃出洛陽，號召了各地太守與刺史，起兵勤王，討伐董卓。

太守與刺史們可以自己報兵，自己打仗，軍閥割據的局面從此開始。後來他們互相併吞，刺了魏蜀吳三國。三國統一於晉，但不到十年，晉國本身發生八王之亂。八王之亂以後，有五胡亂華，五胡混成一個北魏，無可奈何於偏安江南的

東晉與宋齊梁陳；不久北魏本身裂爲東西總爲北齊北周，而終一於隋。

隋能滅陳，可惜享祚極短，唐太宗做到再度的統一，傳至玄宗，於安祿山造反以後，又緣成藩鎮的割據。

王代的紛擾自不必說。北宋南宋均未能做到統一中國的程度。北宋之時有遼，南宋之時有金，與宋始對峙。西邊又另有一個西夏元世祖混一字內，有了八十餘年的統一；但內亂迭弊，民不聊生。

以上是中國史上世時期的輪廓，前後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九年。分裂代替了統一（除了唐朝太宗至玄宗的一段以外）。門閥政治繼承了并衣卿相的政治。北朝的均田與南朝的占田，綜合爲唐的租庸調制度。宋朝以方田的形式規限制田，元朝也以職田的形式企圖限田；事實上都沒有達到目的，豪強兼併的禍患，始終與門閥政治相表裏。

秦漢以其大一統所孕育成功的境內商業，與對外貿易，中途受阻於魏晉南北朝的擾攘，再生於唐，滋長於宋，到了元朝混一歐亞，就十分繁榮。政府在商業的行爲中，佔據了優越的地位，使得商人的勢力未能跟着商業的發展而發展。西歐式的自由城市與行會制度，由於中國政治背景之不同，而未能出現。因此我們就不能看到，那有人認爲應該隨着商業革命而來的議會政治。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此一時期的演變，遇與上古不同。以前我們看到有中央政府之逐漸形成，由始有畿領到廣置公卿；由始有封國而達到天下悉爲郡縣。現在我們却看到中央機構之日

益瑣碎，地方機構之日益複雜。在漢朝東京以後，尚書臺已經日益重要。到了魏晉，大權再轉移到中書門下；唐朝雖希望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共理國事，分工合作，以三個「宰相」來恢復秦漢的一個相國或兩個丞相。不過等到藩鎮割據以後，中央機構即能保持齊整，也喪失內容。宋朝的中央，特別重視監察，演成了監察權與行政權的對立，一事無成；並行政權的文武兩柄分掌於中書令及樞密使，互為水火。終致亡國。元朝本是游牧起家，最初僅有政治刑的斷事官與統軍旅的萬戶；後來陸續招納了金廷的大臣，才沿襲了金的制度而加以擴大，金的制度，兼包遼宋，而遼的制度之中略有唐朝遺意。因此，元朝的中央比起兩宋就稍高一籌。中書令一人，掌握大權；下統右丞相左丞相各一人，再下設平章政事四人，右丞左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最後有六部。這是層層節制，便於指揮；然而較之秦楚，仍有巧拙之別。

講到地方機構，元朝的行省更為遜色。由秦漢的郡縣，一演為西晉宋齊梁陳的州牧，都督，再演而為晚唐的藩鎮，與宋末的軍區，以至於元朝的行省，方向似乎始終不變。有一種潛在的力量，把權力向京城以外的地方吸引，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地方人口的繁庶，使得地方事務之不得不增官治理，不得不提高地方官的職權。其間唐朝之過份縮小府州，反而不得不另設大唐漢代刺史部的「道」，也是一個關鍵。北宋在起初也是希望中央集權，誰知其後由於中央之被威脅榨空而仍舊無法控制地方。地方不能有兵，兵就不得不集中私人之手，孤忠耿耿，如岳武穆韓世忠

的。為數雖少，南宋常在苟延殘喘的情勢之下，元朝的當局，也許由於版圖龐大感到確有分國而治的必要，除了設置幾個大漢國以外，在中國境內也設了十幾個「小中央政府」，中書省的行署，稱之為「行中書省」，簡稱行省。這一個制度，經過明清兩代，到今天國民革命既經開始以後，仍舊存在。

#### (四)

從明朝開始到今天。(一三六八——一九四四)共有五百八十六年，構成了中國歷史上的近代期。近代一詞，在西洋史的意義上，象徵牠以文藝復興為起點，加上海洋發現與宗教改革，跟着便有十七世紀的英國幾次革命，十八世紀的美國與法國革命，十九世紀的中歐與南歐諸國的革命，結束為二十世紀的俄國革命。就學術觀點來看，由文學與藝術的復興，引起哲學的復興與科學復興，到今天西洋便完全成了一個科學的世界。

明朝在文化上有沒有做到文藝復興？大家一向以為八股文是明朝的「時代文藝」，明朝沒有什麼進步。但是明太祖並非八股文的創始人，他僅僅繼承了元朝政府的政策提倡以宋儒的註解，解釋四書五經（是到了明憲宗成代年間以後，八股才成為考試的定式）。

明朝於開國不久，輯纂了一部全世界最古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後來於亡國前夕一六四三年牛吞剛誕生後的一年，亦即崇禎十六年，曾有一位名叫方以智的，著有物理小識，前於物理小識九年，另有一位名叫宋應星的，著天工開物

。更謹於此，在萬曆年間，李時珍費了三十餘年工夫著成本草綱目。這三部書，都可以稱為科學名著。

哲學方面，王陽明大談心即天理，並且應用其學說至於行為。他是十六世紀的人。與馬丁路德同時。

文學方面，明朝有極生動活潑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都是明人的作品。（有人說水滸傳是元朝施耐庵寫的，命櫛認為確是洪武時人羅貫中所作。）

藝術方面，繪畫以唐室仇英代表，建築以北平故宮為典型，雕刻以昆明圓通寺佛像為舉例，音樂以現存的崑曲為實證，合起來足以破除世俗藐視明朝的成見。

並且明朝也有牠的海洋發現。鄭和於一四一三年繞過阿拉伯半島而達到東海非洲索馬利蘭的木骨都東，比起狄愛士(Diigo)之發現好望角早過七十餘年。

明朝却無宗教改革。牠歡迎那自動改革以後的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教士的傳教自由，直達於官廷以內。倘若我們沒有忘記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原為佛教的和尚，累代的子孫從來保持着對於佛教的虔敬，我們就應該欽佩明朝的政策，對於基督教是何等地寬容。

中國的近代史，倘無滿清入主的一段，也許種種的進步可以繼續下去。像黃家義所鼓吹的反君主思想，比起後於他一百年的盧騷來，簡直是毫無遜色。然而清鮮的順治皇帝，在每一個官立學校的明倫堂裏面，擺上一塊臥碑：說「軍民一切利病，不許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

論，『墨革治罪。』

清朝的臥碑，原來在明朝也有明朝也是不許生員干政，但却許可農工商賈干政。洪武十五年五月所頒的詔書說：『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

清朝的文字獄，明朝也有。明太祖所忌諱的，是僧字，賊字；清朝的列祖列宗所忌諱的却是夷字，厚字，胡字。明太祖時，因文字而惹禍的，僅及其身；清朝列祖列宗之時，因文字惹禍的，要連誅及於子孫朋友。

清朝有永樂大典，清朝也有四庫全書。但是永樂大典的用意在於保存古書，四庫全書的用意却在於殘毀古書。稍可比於永樂大典的，僅有圖書集成，性質上也係一個百科全書；但是篇幅只及永樂大典的一半，內容也不及永樂大典淵博。

於是清朝統治中國的三百年間，就使得哲學於科學不能滋長；倘若我們除開了康熙一代關於歷法的改進與乾嘉之際的考證學風，我們便可以進一步說，哲學與科學幾乎絕跡。況且康熙時的憲歷，本是成於西洋客卿之手；考證學風一味地迷信漢代大師，也算不得十分科學。

貧乏的清朝，遮蓋了人們關於明朝的認識，明朝也久已被世俗認作中國黑暗時期的的一部份。在歐洲，中世被稱為黑暗；在中國，近代却被稱為黑暗。

不過政治制度方面，明朝有必須替清朝負責的一點，這就是宰相制度的取消。從胡惟庸謀叛以後，明太祖一怒而永廢丞相，直接指揮六部尚書。成祖開始清翰林幫忙核稿，仁宗以東官舊臣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兼內閣辦事；這兩個人地位不及尚書，而能以大學士之資格核閱尚書的章奏

，在皇帝可謂以賤使貴，弄成輕重倒置的現象。清朝也沿襲了這一個陋制，並且從雍正起，又新設一軍機處，以直接封發緊急的詔令，於是其權力又超過內閣以上。

本來以賤使貴，以親近使大臣，不自明朝開始。漢武帝就會經過這個脾氣，漢光武，唐太宗，以及若干不如他們的皇帝，都有過這個脾氣。但是真正的，澈底的君主專制，要算雍正開山祖了。

宵小的權力，遠非大臣可比。於是乾嘉以後清廷便日益腐敗。地方機構，也日益趨於割據。明朝以巡撫總督為中央官，負巡察地方，督率地方的任務，堪比於西漢的刺史；清朝却以巡撫總督為地方官，又恰堪比於東漢的刺史。

太平天國是滿清統治試金石，若干漢人為了自救於盲動主義的屠殺，出而打擊太平軍，替滿人延長了五十年野蠻的統治。不過從此各省的督撫多為漢人。並且不十分順從北京的命令，直到成政變為止。

成政以後的短期反動，加速了革命勢力的孕，促進了辛亥革命的實現。

我們應該補救的，是近代經濟與社會方面情形。明朝有海上的國營貿易，正如宋元兩朝，規模比前擴大。人民仍舊不准私自與番人通商，但是冒禁航海，樹立海上殖民地的却比比皆是，倘若他們不被政府稱為海賊而允許他們回國，正如西班牙荷蘭法蘭西英格蘭等國對於「探險家」一樣，中國的社會經濟必定可以感受到更大的影響，也許可以進一步刺激工業，甚至進科學的發明。商人的勢力或許也要在中國抬頭。資本主義或

許也要在中國成熟。而說得隨着資本主義而來的民主政治或許也要在中國誕生。

事實上中國由於當政者的重農主義與閉關思想，始終自顧停滯在農業為主的經濟階段，又缺乏科學方法來防止水旱，或缺乏那可以使得人們享受科學方法防止水旱的賢明政治。

使得張獻忠李自成反的，不是世俗所想像的一種西洋式的土地集中，土地集中未嘗不局部的存在，存在於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把持之下。但就全局而言，輔的禍患，被宋朝以來的析產制度減輕不少。比土地集中更為可怕的，却是連年的水旱，多量苛捐雜稅，極黑暗的建築在刑訊原則之上的司法制度。

使得洪秀全起而革命的，也不是西洋式的土地集中，而是連年的水旱，多量的苛雜，極黑暗的刑訊司法，再加上民族的仇恨，與鴉片以來年甚一年的入超。

年甚一年的入超，到了列強紛紛索取租借地與種種物權以後，又加上外國人為資本家的資本主義之出現。這便是資本帝國主義。

資本帝國主義下的中國，逐漸淪為不如殖民地的一種次殖民地。辛亥以後的清廷餘孽，以屠傷兵的力量把持政權，對外則仰恃帝國主義者之鼻息，對內則壓迫革命份子，阻礙一切求進步的努力。並且連年內戰。

於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制度，便代替了滿清政府，而成為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敵人最激烈的鬥爭，開始於孫中山先生逝世前後，到今仍在持續之中。

中華民族的歷史，將要倚靠此次鬥爭的勝利恢復牠固有的光榮，重新踏進走向進步與光明的途程。（轉載文化建設論叢）



# 上海妓女的救濟問題

簡夫

**嚴問重性的**

數，在男大一個國民的，應先假設出定一個數字來，還沒有見到詳細的廣告，不過我們又恐怕不止此

站數，在男大一個國民的，應先假設出定一個數字來，還沒有見到詳細的廣告，不過我們又恐怕不止此

**否妓存女在應**

這都是站在男人慾念此。有無家室認爲身大，都無一夫一妻制，非愛不可，但是這

**社會和政府**

均不在注視

設有的而嗎？這都是站在男人慾念此。有無家室認爲身大，都無一夫一妻制，非愛不可，但是這

**施怎救樣濟實**

幸婦女辦理收容教養從約妥善。對於在着手解決問題了。準備局已根據這模範的妓女訓練工作。足見社會人士和政

士需多原其教的須一職的種力行種幸款  
和要得則的將育困授原業力力量，筆式女辦  
當問嚴就是人來和難以則訓量量，合可者予理  
局題密是才從醫，聯意練，合可者予理  
拿太的不說，良療就業重而作，以爲長教容  
出規防着要運或工是技很於有，籌三處養教  
大難在着想用改作訓能明生計不寡種，改養從  
力。此禁各業，這好將因，救地單物力但業良約  
決不地。不育所做以來爲；工的助獨要單等善  
大決禁同正育所做以來爲；工的助獨要單等善  
心在娼時的當方以過後能絕（合幹教合的作業三。對  
來此工對的式這一的自大（地所工爲行其有作式是  
解地作於淫去一度轉謀多（地所工爲行其有作式是  
決三不妓慾實工妓導生的化規對至對亦種一該怎  
這能女，施作女就活的化規對至對亦種一該怎  
題十分了應對負的題不，與一海社借有是地做，作  
可效該醫教態所前因工關女政機力，因本制不  
說，機常理的心以理實收爲生並第二工應，可  
得這構當暗和發起受；點作爲，辦以是容辦婦女  
完也是樂疾的，生做起來給壓（如，希理便討妓  
，不很否代體任上來予迫三何望這利討妓  
借重替藥任上來予迫三何望這利討妓  
此阻藥，以備當常非衣才實望這利討妓  
供便免和繁疾常非衣才實望這利討妓  
些和門人重，如煩專條正當，界體，借，姑且改  
意不社也需激的，樂出警，借，姑且改  
見嚴上活過要底第過，樂出警，借，姑且改  
而防新過要底第過，樂出警，借，姑且改  
，也。女枯當得個一防個社一則會與及。良。一  
，之產生這第得能感化生均

## 本期目錄

半月時事（六則）	錫凡
今日和戰的關鍵	岳少峯
論勞資糾紛的焦點	張丕誼
中國歷史的輪廓	黎東方
上海政治風	梵音
山店	方牧
上海妓女的救濟問題	簡夫
科學發展的條件	朱雲
行雲卿	伯敖
營部里的佈告	李真
不純潔的靈魂	綠鳳
河埠	決鏗譯
讀者呼聲	丁知昌、田榮
本刊新年兩盛會	露天
龍吟虎嘯	生甫編輯
漫畫	張文元、石城、海潮等作



## 科學發明的條件

朱 雲

記得在民國十五六年前，國際聯盟會派遣法國著名物理學家郎傑凡等到中國來，回國以後，製成了一件報告書，提出了許多改良中國教育的意見，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重視，即是說，中國一般人有一種誤解，以為西方的近代文化，完全由科學而產生，所以中國祇要把西洋的科學，搬到國內來，中國的社會，便可以現代化了。殊不知這說法是不對的。倒是西洋的近代社會環境，產生了近代科學，這幾句話，至今仍是值得我們提倡科學的人，牢記在心里，科學好比是樹上的花，使科學得以發展的條件，好比是泥土下的根，一定要氣候溫潤，土壤膏腴，樹木才能根深蒂固，枝葉繁茂，一到陽春，便開花結實，把鮮花插在泥土里，固然一會兒就要萎謝，就是把一枝果樹連根拔起，栽在枯燥的沙漠里，亦是不能生長，這祇要一看我國在海禁開放以前，為甚麼不能產生科學，以及歐洲到了十六七世紀，科學忽然應運而生，便可以明白。

我國在近世以前，所以不能產生科學的原因，歸納言之，約有五端，一、兩漢以來，陰陽五私神的說法深入人心。二、教育與度量的不正確，三、士大夫階級以勞力為苦，不肯動手，因之缺乏實驗，這道理已為一般人屢次言之，不必細說。假如現在仍有此三種情形存在，我們應首先把它剷除，勿使望再成為科學發展的障礙，以下我們再來說西洋科學發展的原因，我們知道，一個人物無論如何偉大，一種運動，無論如何風靡，絕不能離開時代背景而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牛頓和嘉利略略成爲近代的科學家，但他們之所以不出名，恰在十七世紀顯露頭角，不能不說那時的若干條件已經成熟，所以是水到渠成之勢。

第一是對於科學的需要，西洋有句話，「需要爲發明之母」這真是至理名言，在十六七世紀時，新大陸業已發現，望遠鏡亦已發明，歐美亞三洲的航海貿易，一方面使歐洲的中下層人，漸漸富庶。同時爲了航海，爲了海外殖民，又有各種精巧技術的需求，更因工商業日趨發展，各種鍊礦冶金的知識亟待補充，而工商階級的巨頭，亦使勞力的人們，去就從事試驗工作，這說明着西洋科學發展，乃適應時代的要求而來，決非偶然的事。

第二是偉大人物的興起，牛頓之愛爲科學，乃是天賦的，當他在劍橋大

學畢業未久，他的好友愛斯頓要到歐洲去遊歷時，牛頓托他沿途注意船隻的行駛與航行，觀察炮臺的結構與建築，和各國礦產的分佈與多寡，以及鍛冶之法。這些都是當時亟待研究的問題，牛頓在科學三大貢獻，即萬有引力定律的成立，微積分的發明，以及將太陽光分爲七色發現，乃近代科學的柱石，如非這個偉大人物，科學雖不至停滯不進，亦必延期若干年。

第三是穩起人的努力，自入二十世紀以來，科學的發明，尤爲迅速，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勃朗克的量子論，不但修正了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且使時間與空間打成一片，使人們對宇宙觀忽然開朗，此外如無線電的橫渡大西洋，飛機飛行的遍滿全世界內燃機的出產電器之應用於銻鐵，以及大規模的鉛字製造，統是近代四十年中的事，不久，電燈，電話，汽車出而問世，人類的生活，更加改觀，這都是發明者努力所致。

總之科學的發展，決不是偶然的，它需要主觀和客觀的條件，在客觀上須適應時代的需要，在主觀上更要是優良的人才，我們對於時代需要一層，已無問題，我要在其他方面多下功夫。相信必能使科學得到順利的發展。





宵來一夢奇哉：夢見劉姥姥從大觀園回家以後，因為醉心大觀園的寬廣繁華，不禁靈機一動，立刻命令板兒的爸爸，速將院角庭邊的豬窠雞欄一律拆去，以便步武大觀園的後塵而壯觀瞻。板兒的爸爸，對於姥姥的命令，自無還價的餘地。而劉姥姥也沒有想一想這頭豬，一年會給她生幾頭豬，這隻雞，一月能給她生多少蛋。至於豬窠雞欄拆除以後，這些豬和雞自然只有放逐出大門外去，嗣後這些豬呀雞呀勢必弄污了左鄰右舍的場地，啄食了禾苗菜葉，雞兔不引起口舌和糾紛。我們的姥姥可是始終沒有計及於此。或則她雖已計及，而認為這是未來的事，未來的事，可以到未來再談了現在只要將那些豬窠雞欄一拆，便可以和大觀園比美了。其實事情並不如此簡單，無論誰都會知道，大觀園之所以能成為大觀園，完全得力於榮寧二公的汗馬功勞，和元春嫁為貴妃。所以劉姥姥對於大觀園果有嚮往大心，應該叫板兒的爸爸去做成一個榮公或寧公，再生一個元春那樣的姑娘，嫁給什麼主子去做一個內寵。那末我們的姥姥，自然便是一位賈太君，廣大繁榮的園子，自然也就為姥姥所有，豈獨步武大觀園後塵而已。可是姥姥不此之圖，真是舍本逐末，於戲！此劉姥姥之所以為劉姥姥也。

翻開報紙，每天總可以看到一些盜匪流劫的記載。記者先生不知粉飾太平，固該打手；但是常言道得好：飢寒生盜心，若使大家都能足衣足食，不知這些盜匪還會產生嗎？敢問。

行

雲

艸

(續)

伯敖

香爐這東西，可抽而不可抽。可抽者，能消愁解悶；不可抽者，化費太大，傷身體還在其次。擴而充之，噉噉這東西，也是可有而不可有。可有者，能供驅使；不可有者，尾大不掉，代人受過還在其次。

雨天出門，不能不有一柄雨傘。真沒有雨傘，也應有一頂笠帽。至於玻璃雨衣，那就可有可無了。想國家的政令設施，也是如此。人民所需要的是雨傘笠帽，而不是玻璃雨衣。

隔壁的王先生又在大讀孟子，讀到了「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句，特別將嗓子提高腔調，彷彿以為只要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不飢不寒，那末偌大一個國家，自然也就姓王了。我對於王先生的見解，並無批駁，只是要再補充一點，就是這一個「王」字，在此時此地，也很可作「和平統一」勝，意思就是說老百姓能够不愁衣食了，而國家還不能達到和平統一羣地的羣，是不會有納。

## 山城故事 營部裏的佈告

李 真

秋深了！從遼遠的山谷裏，襲來一陣寒風；它掠過了密密的竹林，掠過了潺潺的溪水，掠過了稀疏的樹梢，吹向幾間破舊的茅屋，更向廣曠無垠的原野吹去。

阿根生長在這個小村裏，已經四十三個年頭了，憑他的刻苦和勤懇，也很能維持一家的生活；但優美的環境，無法制止時勢的變遷，很小的村莊，如今也會變成敵我爭奪的重點，但他們所爭奪的並不是一尺一寸土地的得失，而都是這小村裏的物資，錢財，以及……這使一向以安分守己自奉的阿根，不免耽心起來。

敵人離開這村莊，最遠的也不過二十多里，所以這裏自然也是游擊隊出沒的重要區域；有一天，這村裏又開到了約摸一營左右的游擊隊，據說服裝還穿得整齊的，這予鄉下人的印象，究竟是歡欣，悲憤，還是憂懼，可就難說了。但在阿根的心目中，多少總覺得討厭。因為憑他歷次的經驗，游擊隊一來，又要老百姓派米，派副食，以及其他額外的負擔，例如借碗，借板，借棉被之類；其中更有二件事，是阿根對之覺得大恨之極的，第一，游擊隊喜歡打狗肉吃，第二，游擊隊喜歡用手留彈炸魚。但這次來的游擊隊，似乎規矩得多，聽說營部裏曾經出過佈告，不准士兵隨意亂跑，更不准隨便放槍和擲手留彈，以免驚擾老百姓，還在阿根，似乎覺得非常滿意。

爲了生活，阿根不得不拚着垂老的命，到對河的老東家惠堂先生家中去做短工，剛做了二天

，保長先生卻一定要派他去挑送第五保的副食，從第五保挑到連部裏，足足有四里多路，他本想咕嚕幾句，但抬頭一看這位保長的臉色，他祇得俯首貼耳，再一想這樣隊伍還好，就送一次算了。從東家一口氣挑到連部，不消一刻鐘功夫；他看着連部門口的熱鬧在發神，祇見一担担的副食，有豬肉，有菜油，有黃荳，也有青菜蘿蔔，人聲鼎沸，雜沓滿地，好像是一個臨時小菜場。

「第五保的副食呢？」一位副官模樣的丘八開始呼喊了，而阿根仍舊噤了嘴，二手插在腰裏，正在欣賞這熱鬧的場面，他幾乎忘卻了自己的使命。

「那一個是第五保第一甲的？」副官將近怒吼了。

「阿根你這個死人，快拿過去秤，在叫着第五保第一甲呢！」鄰村的小王用手指着阿根鼻尖，這一聲，才把他喝醒了；他看了看那位副官瞪着的雙眼，急忙地拖了副食担，拿過去上秤。他的副食秤好了，天色已近薄暮，阿根該是回轉的時光，但忽在他面前，飄過來一陣陣異樣的香味，他的酒性又將發作了，尤其忍不住這異香撲鼻的引誘，他恨不得攆掉一副空羅担，另外拿起一瓶醇厚的酒來狂飲，但幻想終究是幻想，阿根雖將垂涎欲滴，但祇得低頭踏上歸途。

一轉瞬，走過連部的後門，突然聽得後面一聲熟人的叫喚：「阿根哥，快來吃。」阿根回頭一看，原來是他的鄰居金先德站在連部的後門口

，邊說邊吃，噢原來他是保長派去替他們燒燒火的，如何這樣高興呢！肚裏本已飢餓，來得正好，再回頭，溜進了連部後門，溜進了櫥房間，祇見裏面雜亂得很，有丘八，有鄉下人，七手八腳的向一隻鍋子裏亂搶，餘香嫵媚地散播在各人的鼻子裏，阿根不算頂笨，不管三七廿一也搶了二塊再說，一嘗味道，好極了，連忙想探手再搶，却已是一隻空鍋子了。阿根吃得出神，但不知竟是什麼東西，燒得這樣鮮美，他祇得向金先德低聲探問。

「是他們弟兄打來的，狗肉。好吃嗎？」金先德這樣回答。阿根一向是反對吃狗肉的，但今天一吃之下，覺得的確鮮美，他肚裏猶有餘勇，他懊悔搶得太少了，不，他憤恨這般人的手脚太快，一轉瞬間已搶得精光。

白化了三天，阿根把空担送回了東家，回家了在竹林裏轉了幾個灣，穿到了溪灘邊，隨手脫下一雙半新不舊的老布鞋，再把二隻褲腳管向上捲，一雙鞋子挾在腋下，毫不在乎地浸入了溪水，他一股回家的奔騰的熱望，消滅了冷水寒燥了的感覺；在水中搖擺了十幾步，才到達對岸的水站，他站停，左右脚在空中輪流地前後搖擺，脚上的水份灑乾了，方才把鞋子套上，繼續踏上歸途。

「阿根哥，這幾天辛苦了，銅板賺得來，又好喝老酒。……」迎面來了另一位鄰居張洪生，半取笑，半羨慕地招呼他。

「晴，洪生哥，幾天不見了，你忙；」阿根雖祇活了四十五年，而且時常在鄉村裏周旋，但他處世的經驗，都相當豐富；尤其是待人方面，縱使心眼裏對這個人切齒痛恨，但一見了面，還是很客氣地敷衍過去，張洪生便是他面心不和的鄰居，既然是狹路相逢，樂得大家客客氣氣，因此阿根也順口而答，「剛剛做了二天短工，保長先生却一定要派我去送副食，工錢祇算到了一千塊大洋，你想，怎麼好，他們日常菜蔬又豈脚，老是什麼鹹魚，炒蛋，青菜，豆腐，一連三天，祇吃過一次豬肉，這個東家娘真小氣……」阿根邊走邊回頭地訴說他這二天的境遇，直到轉進了竹林。

竹林深處，隱約地顯露出三間破舊草棚的側影，他毫不思索地，信步而行，像一隻伏獵已久的獵途的老馬，他折過了二片自己辛勤灌溉的菜園，三日不見，又覺得葉子肥大了許多，菜梗也長高了許多，他滿心歡喜，歡喜他僅餘的兒子阿二看護菜園的小心，和今年冬作種植的適時，更有不可忘懷的，便是他家的一隻阿黃，是如何的忠於職守；在他的腦海裏，又浮現出許多花花的鈔票，更飄來了陣陣的酒香；暮色已經深了，阿根不知不覺已踏進了自己門口的一片小場，踏進了破屋的矮門。

中間是樅櫟的一片，祇有窸窣裏射出了一些光亮，他覺得今天這情景有點異樣，他的奔騰的熱情，已經逐漸減退了許多，他馴服地躡進了窸窣。默不作風立在窸窣邊。

火光裏照射着一個中年農婦的身影，窸窣內除了樹枝窸窣進窸窣裏被燃燒時所發出的哀鳴外，

簡直是寂然無聲；阿根為表示已經回來起見故意咳嗽一聲，然而，也得不到回風，這都把一個自己認為不算頂笨的阿根呆住了。

阿根畢竟還不失為聰明的人，他在這不正常的情景中，發現了二大跡象，他覺得今天一進門沒有看到阿黃的搖尾迎接，第二，回家後已經不早了，却沒有看見阿二這小鬼；但不知阿二娘今晚怎麼會變成了這副嘴臉，憑他的聰明，也預料不出事實的真相，他在毫無辦法中，祇得拿起早烟筒，立在阿二娘的右背後，逕自低到了頭，一口連一口地，狼命的吸；烟霧滿佈在這沉寂的空氣裏；也正因為阿根有這豐富的處世經驗，在這種形勢之下，他早知道不妙，所以他始終保持着緘默的態度，為了免得多唇舌，他一向以這種方式來解決內部紛爭的，如今，他那回家以前的豪興，却也不知去向。

「阿二爹也已經回來了，怎麼一隻阿黃還不來呢？這班殺頭鬼，真氣酥！」阿二娘直到這時候方始自言自語地說話，好像把全力都貫注在這一個嚴重的問題上。

阿根這才遇着了旱恩大赦的，知道禍根不在於他，要是，先寬了一百二十個心，於是還要問個究竟。

「阿二呢？天已經黑了，怎樣還不回來？」阿根的戰略，是稱得上迂緩的。

「一隻阿黃，早晨出去之後，就沒有回來過，中飯以後，那叫阿二出去尋，尋到現在也沒有回來；你出去了三天，這裏的事全都不知道了，上村頭前天來駐紮了一班弟兄，沒一刻功夫，李家的一隻阿花，被他們弄來吃掉了，村裏人有什

麼辦法，還算音管得牢，不知怎麼一不留心，牠又溜了出去，至今沒見回來，想必又做了人家的肚裏貨，怎樣會有這種年頭，連狗都要打來吃的，真罪過！」她從頭至尾把悶在心頭的話，訴說了一遍。

「莊村裏開到了游擊隊，我怎麼會不知道，今天下午我還去挑送過副食呢！送到連部裏。」阿根告訴她那一段轟轟烈烈的經過，連部自然是普通人可以走進去的，他越說越得意了，「而且還碰着過金先德，而且，還同丘八們一起搶……」他被現實的情景所喚醒，他沒有勇氣再敘述下去了，他剛剛意識得狗肉的濃香異味，但再回憶阿二娘的一席話，他不禁從頭冷到腳跟。他的心加速地跳躍，他懊悔，同時他也憤怒。雖然吸進的是一口一口的黃烟，但在這時，似乎都受成了純粹的氣。

一陣腳步聲，衝破了黑暗中的沉寂，聽聲音，顯然是阿二，阿根倆在這一霎那的等待中，充滿了僅存的希望，阿二娘更拿了一盞油燈，從窸窣間迎向客堂，

阿二拖着沉重的腳步，踏進了門檻，首先撲鼻而來的是一陣令人咳嗽的烟味，他知道爹也回來了，

「怎麼樣？」阿二娘性急地問：

「媽！那裏還尋得着，在前面對河的竹林裏的一顆杜樹旁，血漬是有一灘，還是幾根黃狗毛，你想還會回來嗎？」阿二氣喘喘地回答着，一邊走向窸窣間去，看見阿爹呆地立在火光邊吸烟，便走上去叫一聲：「爹，回來了！」這個十三歲的小孩子，倒還有些規矩。

三個人如今都浸沉在失望的深淵裏，阿根放下了烟筒，坐在窗邊的桌旁，皺緊了雙眉，把右手撐住了下頷，獨自在那裏思索，盤旋在他腦海裏的，有餘味的鮮美，有沉痛的回憶，有懊傷，有喜悅，也有憤怒。阿二自以為任務已完，照常端運菜碗，預備吃夜飯了。阿二娘也照常盛飯，拿筷子，盪酒。

阿根的豪興，遭受了屢次的打擊，早已化為烏有了；而桌上僅有一碗鹹菜和蘿蔔，雖然特地為他添了一隻波菜，但畢竟仍難下嚥，比較起來，到底還是東家好得多，但今晚似乎有點閉胃，鼻子裏飄不進酒香，這和阿黃的失蹤多少有點關係。

晚飯以後，阿根順着桌子，兜了幾個圈子，吸了幾筒烟，便一聲不響地踱進了臥室，漆黑裏猛倒在床上。

夜深了，阿根依然是翻來覆去地幻想着，但他不願再吐露狗肉吃的實情，然而他整個的神經，集中回憶着這搶的一幕，狗肉，這沉痛的回憶。他悔不該這樣貪嘴，而且僅僅搶到了二塊，他更痛恨這般人太沒道理，連阿根的家狗也要打來吃，他氣憤，他事先沒有弄弄清楚究竟是誰家的狗，却胡亂地去搶來吃，真不成話。在懊喪之餘，阿根忍而從床上跳了起來，他笑了，大聲地說：「天老爺真有眼晴，存心想白吃人家的，結果却是自己……。」他在笑聲裏不斷地嘆着氣，以為是應得的反應，這才心平氣和了，才沉沉地入睡。

阿二娘被他的說笑驚醒了，她以為是說夢話，也就繼續她的夢境。

大天白亮了。阿根依舊爬不起來，這也難怪，他幾乎半夜未曾合眼。

吃過早飯，陽光已經射進中堂，阿根挑了一担糞，走向門前的菜園裏去，預備澆料。踏進園門，最觸目的便是綠色叢中的三行泥地，阿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會看錯了自己的菜園，他歇下了糞担，走上前去，邊走邊想，昨晚回家時還是很整齊的，怎麼一夜功夫竟少了三大行，起碼三百多枝，而且都是長脚九青，真有點奇怪，蟲沒有蛀得那麼快，野貓沒有吃得這樣齊，而且都是連根去的，阿根這才有氣憤了，甚至於罵出了聲：「他媽的，這個村子裏的人都是賊骨頭，真不要臉。」他立刻跑回去拉了阿二娘來看，阿二娘剛把碗筷收拾好，聽到這個惡劣的驚人消息，禁不住怒氣直冒，急忙回到菜園裏一看，好，果真少了三行，這還有什麼辦法，賊骨頭面孔上又不刺上字的，祇有破口大罵，在園子內外盡情地足足罵了半個多鐘頭，倒覺得痛快些。

阿根澆完了園裏剩餘的八行青菜，便挑了空糞桶回到了家中，他沉着頭細細地一想，却想通了，何必如此辛辛苦苦替人家忙碌呢！還是上街去買點肉，打點酒來吃個痛快，消消悶氣，主意打定，便拿了一隻元寶籃，大搖大擺地向街上走去。三個多月沒有上街了，想必另有一番光景。

「昂起了頭走路，畢竟不是好方法，萬一前面有人落掉了東西，倒反要被別人拾去呢！」阿根的腦筋是够靈活的，於是他改變了走路的姿勢，脚步也需緩慢些，元寶籃盪在手裏，兩隻手互相伸進了袖子，必須這樣，才能集中視線於地上，一路小心地走去，他很想能在意外的收穫中

，來扳回昨晚的損失；剛轉一個彎，忽然被一個巨大的吶喊聲所驚醒了。

「站住，那裏來？」一個穿草黃色制服的弟兄，身上掛着二顆手留彈，雪亮的刺刀下面，執着步槍，站在一個三叉路口的高阜上，這樣大聲喝住了阿根，左手裏拿着一個半紅半白的生番薯，見有人來，急忙向旁邊地上一擲。

「就是那邊的村子裏來。」阿根雖然被他嚇了一跳，但畢竟是勝人一等，腦筋還沒有嚇昏，勉強保持着鎮靜，站着回答，但不鎮靜又有什麼辦法呢？阿根現在又在回憶送副食去的連部了，他早已見到過這種打扮，並不希罕，但都沒有聽見過這樣響的喉嚨，簡直將全身的力氣都使了出來。

「到那裏？」步哨問：

「到街上去買點小菜。」阿根照直回答。

「小菜要去買的？」步哨似乎意會不到買小菜的意思，反正他們的副食有老百姓挑送去的。

「通行證有沒有？」

「保長先生交代過的，開一張通行證要五十塊錢，不好隨便開的。」阿根答着，他想不上街去買點菜，一共也不到三四里路，也要通行證的。「早知道這裏有步哨，樂得不要出來好，真噲嚇。」他又在懊悔了。

「籃裏什麼東西，檢查。」步哨發現了目標，自然不肯放鬆。

「空籃，沒有東西的。」阿根走上前去，同時把籃底提起給他檢查。

「去買什麼？」步哨已經帶上了三分失望的怒氣。



# 不純潔的靈魂

鳳 綠

那夜，雪大得如醉如狂，清晨看到積至有七八寸厚我為孩子按緊兩肩的被角，許視窗外的遠空噓一口氣，「商人重利輕別離！」寧今天大概還不會回來罷？

突然響下的大門開了，風聲尖急的利風一襲黑色雨衣的擺向半邊為雪染白的雨傘飛風舞着擠進門來，那是一個身材不高的來客：

：等他禦去雨具，脫下濕透了的呢帽時我才覺得這是六年前的——個同事在西康我們往還得極熱的。

我們說着不關緊要的話，關於天氣，關於日期，關於隨隨便便想起的一些沒要緊的熟人近況，然後，「天啊，這可怕的「然後！」——然後他從：衣口袋裏摸出一個堅厚的牛皮紙包，冷靜而帶偵察性地遞給我，如同一個天才話劇演員。

「李太太，子怡在去緬滇的路上翻了車，——哦哦……聽說一起首領不會受大傷，可是他從一個山坡上滾下去了，山坡很陡停不住，落到一條深溝裏，三天後才給地方上人撈起來，哦哦……」來客因為獨白的冗長倒似乎催促起來了，他搓搓他刻着手套縫莖的紅手，打量打量我的神色，又望我未曾接取的紙包。

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對於苦戀了八年的子怡底噩耗竟如聽到女僕每餐對我講「少奶，飯開好了」時一樣地平靜。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站着的，也不知道來客

這時在做什麼或呈出什麼表情，我只忘我地（事後覺得是如此）打開那紙包，——那是一隻有特別表記的掛錶，和一件泥污了的羊毛背心，的確確都是子怡的東西；我會多少次靠在這背心的前頁，又多少次借撫弄那掛錶為某些問答解嘲。現在却成為移贈故戀的遺物了。

半小時之後我才明白了過來：我的安排是成功同時失敗了。

子怡追隨了我二十年，鬼也不相信，二十年！他從十一歲就給我寫不通又不通的信，他從各個路為有線索的地方探問我，我們朦朦朧朧的混過了十多年，然後抗戰開始了，青年的我們給上帝指撥着重又相逢於嘉陵江頭，誰都不復認得誰，可是他把他維持特式的戀情一道又一道地繞住青春顯耀的我。

那時重慶之夜還是荒涼的，公路上黃暈的路燈夜夜照出我們才子的影子，我一點不愛他，可是我知道他不假，他有少年維特式的狂熱。

「我不得到我的所愛，永不結婚」。

我笑笑，我的聲音是甜密的。他繼續說：「當你做了某太太之後，我將長對着永明的神燈，一邊是基督的像，一邊是你」，我又笑了一個不信任的笑，他說「我將從你的左右祝禱你的幸福，我的偉大，唯天可表」。

三個月之後，我從夢也似的海棠溪預備出發到西康去，當閃爍的星星亮遍綠色的江水時，子怡等一次痛快地說出了他的愛他強迫着吻了我千百吻，我如同一塊冰冷的石頭。子怡把我的手拉向他的頸後，要求得到一個「不自主主動」的吻，可是我能嗎？我沒有愛他，我的兩臂如同水藻

一樣掛在他的肩際，他深刻地凝視我，黎明時候他嘆着氣：「分別罷，你去做什麼人的太太罷，我完了」，他禮貌地吻我的左手，我心裏一漾，陡然愛起他來了。

為了這陡然的爱，爲了怪他的人事戰事，我苦戀了他八年！八年之中，我決定了，我嫁給了另外的人，理所當然地做着一切妻子應做的，而且幸福地過活着，有了孩子。我是的的的確不能不如此做的，我不讓我的真愛有人收募的機會，我密藏着戀情慢慢的咀嚼我叫我的一生永不空虛，——即使沒有歡樂，總有這一份情思，供我細細的嚐辨，我如此做，正如把我的一生打下一個死結，一個橄欖滋味的青色的結。

現在呢？前半部傳奇已經完了遺物放在我的書桌上，我不知道哀悼好還是裝着不曉得繼續相思好。

x x x

春花開的時候，抗戰已經勝利了。陽光教一切都活了過來，我迷醉在春的氣氛裏，我的孩子拿了柳葉揉成的球跳在前面，郊野透出緊戀的情味，公路淺黃的光輝裏盪漾着我們的任事，古x禪寺華麗莊嚴地矗立在樹蔭背後。

我的孩子頑皮地收拔石爐裏的香棒，大殿後面的天井異常地光亮着，幾個沙彌在石桌上下棋，兩廊伸直了冷靜的腰，或處的檀香氣趣使我感到如在夢裏，我怔怔的站在簷前，似乎想到千萬件事，又似乎一點思緒也沒有。

可是廊盡頭一個黑衣的僧人緩緩地走了過來，有二道光從他白皙的面部射到我的心底，我驚



的睜大了眼，眼在發黑，我知道我立刻就要發抖，或者立刻會暈過去的，千百種想頭，千百種感覺交錯在心裏像是一堆亂柴，——你知道子怡的眼神是那麽冰冷，又那麽熱情；那麽銳利，又那麽深沉；那麽執着，又那麽空靈……

他就是一位神，他的美在這種裝束下越發絢亮起來，他要是背緊緊的抱着我一吻，我一定昏死。

子怡走過來了，真的，他回着我看過來，除了那發亮的眸子，一點不帶表情，——啊啊，他說話了，我苦思了八年不得一見的人，你說什麼呢？

「你的孩子嗎？」他摸摸孩子的頭，他的手更白皙了，我想握一握它，可是我全身冰冷，我不敢動一動，我覺得我發出濃烈的俗氣，我的頭裏如有風車在旋轉，我曉得我的嘴唇一定是蒼白的。

「怎麼樣？」聲音是凝鍊的中音，輕滑而甜蜜，正如八年前的。

「頭有點昏」。

「你應當想，你所見到的並非太意外」。我們倚角站着，如同二尊石像，誰都不看誰，我的目光散亂，看到廣泛模糊的一片，白灰灰的。

「竟下這大決心？」

「此生已矣，夫復何待！」

「能得六根清淨？」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你的眼神告訴我空門非你能遁」。

「佛門廣大，佛法無邊」。

「那麼遺物何為呢？」

「爲了了卻孽緣」。

忽然一個嫉妒的心滋長在我的意識中，我矛盾地想，我爲什麼不能做尼姑呢？我爲什麼要結婚？我爲什麼不求解脫？是怕尼姑勞苦，拘泥，俚俗，虛偽，的生活反而埋葬了我自由？我明白我的優柔。

我奔到大殿上，寫了一個字字條：「Love you」，叫孩子遞給離像一樣的子怡，子怡抬起頭，注視佛座前的我，他清越的眼神漸漸失去那種寒光，蒙上了霧霧，我看到他瀟灑的剪影，幽密的睫毛，——樹葉隔碎了眩目的青天，我知道他受不住了。

我牽念子怡，然而我又向日葵一樣向着我的好丈夫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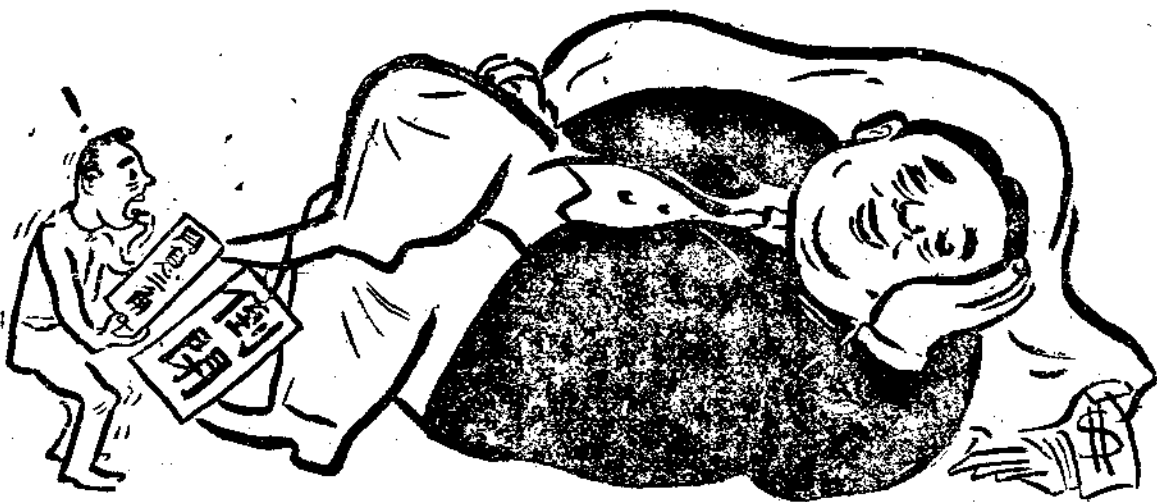
我不要子怡的軀體，相他至高無上地培養在我的心底罷，我不是蕩婦，我不會私奔的。可是我犯了罪了阿門。

## 光明大戲院

提倡正當娛樂  
改良地方戲劇

地址愚園路308弄20號  
電話 二三一九〇號

## 高利貸趣聞



石城

# 河埠

泰戈爾著  
洪雲譯

假如你要去聽訴那已過去的日子，請你坐在我的石級上，提起你的耳朵，向着那淙淙的流水。

九月大約正在開始了，河裏是充滿着水，我僅有四層石級是被遺留在水面，河水爬上了那低下的河岸，那裏，可在那樣古樹的樹枝下，很茂盛地生長着，在河的轉彎處，有三個高聳的舊磚堆，被河水所環圍。小漁船，都用繩繫縛在那菩提樹的樹幹上，在黎明時上漲的潮水中搖曳着。在那沙岸的小道上長着的高高的野草，已經捉到了那新升起來的陽光；牠們正在開着花兒，同時，還沒有開得十分熱鬧。

小船在照耀的河面上張着小帆。和尙帶着他寺院裏的船來到河內洗澡，婦人亦三三兩兩地來到河裏來挑水，我知道，這便是克薩姆來到我的石級上洗浴的時候。

但是那天早晨，我卻不見了她，婆羅同斯橫奴來到埠頭哭泣着說：牠們的朋友是被帶到他自己丈夫的家中去了！那裏是距離這河很遠的地方，有着陌生的人，陌生的房屋和陌生的道路。

在一段時期內，她的影像已在我的心中殘廢下中，一年是過去了，在埠頭上的婦人現在是很少地談到克薩姆，但是在一天傍晚，我被一雙很熟悉的足接觸着而吃了一驚，啊！是的，但是這足已沒有了它的足環，它失去了它從前的音樂。

克薩姆是變成了一個寡婦，他們說她的丈夫是在一個離她很遠的地方工作着，她僅只有和他見過一次或兩次的面，一封信帶給她一個消息說他是死了，如是，這個僅有八歲的小寡婦，便擦去了她額上紅色的少婦的標記，脫下了她的手鐲而回到她這恆河旁邊的老家，然而，在這裏她很少找到她幼年時的同伴，在她從前的同伴中，婆羅、斯橫奴，和阿曼拉，都已經結婚，並且離開了，僅只有薩萊蒂尙在這裏，但是，據他們說，她亦將要在明年十二月結婚了。

像恆河樣地很快地充實着落下來的雨水，克薩姆亦一天一天地發育和美麗，但是，她是黯淡色的長袍，憂愁的面貌，以及靜靜的舉止，構成了一層面幕而遮住了她的青春，在人們的眼光中，這亦像一層霧似地隱藏了

她的美麗，十年的光陰，很快地溜走過去，但是看起來，沒有一個人是注意到，克薩姆是已經長大了！

在九月裏一個早晨，事情是這樣，一個年青的，個子很高，而有着美麗的皮膚的聖僧，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到村內，但我不知道他是來於何處，他住在我前面的邊邊寺裏。他的到來，是很快地被村中人所知道。婦人們把她們的水桶置於北月後，擠入了寺廟，去向這神聖的人敬禮。

聚集在寺廟內的人是一天天地增多，聖僧的名望很快地在婦女界中傳播着。他在一日必須要讀着整卷的聖經，在另一日又必須要解釋聖經，或講解那藏在寺廟中的聖書有些人見他要求得一些勸言，有些人見他要求一些符咒，有些人見他要求一些聖藥。

幾個月過來了！在四月裏，在日蝕的那一天，很多的羣衆都到恆河內來洗澡，菩提樹下是聚成一個市集，許多燒香的客人都去拜訪那聖僧，內中有一部份的婦人，便是從那克薩姆結婚的地方來的。

是一個早晨，這聖僧是坐在我的石級上數着念珠，突然，一個燒香的婦人推着另一個人說：「什麼？他不是克薩姆的丈夫嗎？」另一個人用兩個指頭分開了她的面罩，同時喊道：「啊！的確是的！他的確是我們村中卡脫住家的小兒子呀！」第三個人擦開一點她自己的面幕亦說道：「噯！他確實是生着和他同樣的臉孔，鼻子和眼睛呀！」而另一個婦人，並沒有看這聖僧，張揚着他桶內的水，嘆息地說：「唉！這個年輕的人是不再得見了，他是決不會回來！克薩姆多壞的命運啊！」

但是這個人反對着：「他沒有這樣大的鬍子！」而另一個說：「他並不是這樣瘦的！」或「他大概看起來，並沒有這樣高！」這個問題是暫時地擱起了！這事情亦沒有傳佈開去！

一個晚上，當這圓圓的月亮升起之後，克薩姆來了，坐在我那露在水面的最後一級的石階上面把她的影子投在我的身上。

這時，埠頭上並沒有別的人，蟋蟀在我的週圍叫着，寺廟內的銅鐘和銅鐺的聲音剛已停止，牠那最後的音波是慢慢地微弱下去，直到了沈寂，直像這聲音的陰影投入那離岸很遠的幽暗的小林中的一樣。黯黑的恆河水面



# 讀者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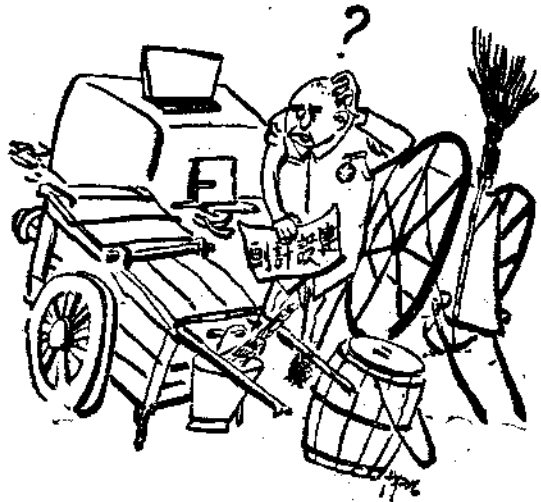
## (一)請上海義務警察放下你的手槍

編者先生：我是上海市的小民，我是碼頭工人，本來不想說這些話，因 貴刊說是人民的喉舌，那麼我就說了，是否可登，還請 先生酌奪，我最不滿意的是上海市的義務警察了，這些人聽說都是公子哥兒，家裏有錢，游手好閑，於是他們想出錢買了一張警察的老虎皮，來欺嚇善良的老百姓，為什麼他們要義務的來當警察呢，難道多為國家服務麼？是協助社會的秩序麼？我們對於這一批義務警察，實在不敢多所揣測，但我們如果在市區上往來走走的人，便可看到這一批義務警察的威風了，白天是他們安閒地在街上踱着，穿着新的呢制服，掛着手槍，一望而知他們好像是上海市的特殊份子，一到晚上七點鐘以後，更不得了在熱鬧的街道上，更是他們出風頭的時候，他們的手槍握在手里，把無名指擦在扳機上，大有如臨大敵的場面，如果你是衣衫襤褸的苦百姓，或是老實人，他便在你身上抄靶子了，他們把當義務警察殺嬉戲，把老百姓作為玩具，實在是太可惡了，而且他們常常利用職權，作敲詐舞弊，勾結不肖的勾當，固然這種現象，不能一概而論，但是義務警察的印象，對於我實在太深了，上海在戰前也有特別巡捕，也就是現在義務警察的前身，這一種警察制度，實在是弊多利少，擾民有餘，保安不足，還有一種人，他

們便所以自己出錢來當一個義務警察，還以為可以逃避兵役的，對於這種人，更愚昧得可憐。我們要求當軸注意這件事，命令快叫義務警察快把手槍放進褲袋裏去，再別來恐嚇我們的老百姓了，因為小民已經被義務警察抄過了五次的靶子，並且接受了二記耳光，我不能不把這件事寫到 貴刊裏來，許多話，我不會寫，即請 編安 小民丁知昌謹上

都市「是」問題

張文元



## (二)電車票可以代錢麼？

編者先生：我於前天有事乘十八路無軌電車從大世界到斜橋，車票是三百元，當時付了五百元錢，賣票的說一時找不出，一直到了目的地，賣票的還沒有找錢給我，我問他什麼理由，他沒有小票，結果他扯了一張二百元的電車票給我，我以為這可以用的，因為並沒有軌過，但第二天我又乘車去的時候，賣票的人，却要我另外買一張，這一張說是廢票了，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也是上海電車上的一件怪事，因為坐電車的人，大家都是公務員或是平民階級，他們是沒有多的錢可以付車費，而現在車上賣票的人，又不肯備一些另票，所以坐車的人，這一種無形的損失，是沒有理由的，我們希望交通當局，能夠顧到這些問題，為小民着想。如果找不出錢，而找了一張電車票，查票的人又不肯承認，那麼以後的車子，如果少了一百元，是否可以讓我們乘坐呢？公用事業要求健全，要為衆使用敢提出這些小事，作為當局的參考此敬祝

田榮敬上

**外匯指定銀行**

**聚興誠銀行**

總管理處：重慶

分行：上海、漢口、南京、重慶、昆明、成都

支行：天津、廣州、萬縣、長沙、北平、濟南、濰縣、內江、石橋、武昌、沙市、遂寧、新都、自流井、五通橋



# 本刊新年兩盛會

露天

## (一) 新年文友茶會

本刊是抗戰勝利後的產物，誕生在浙江的杭州，爲了目前環境的需要，她已和上海的讀者們見面三次了，由於物質條件和人力的缺乏，我深深的感覺到，羣言的創辦人是用人力來戰勝一切的，在上海二百多家刊物中恐怕沒有再比羣言艱苦的了。

三十六年的第一天羣言社舉行了遷滬的首次茶會，時間是在下午二時，這次社裏所邀請的有白砥民，楊康元，張文元，阿楊，王健行，方英，施慶銘，時田，張晉臣，陶烈哉，金長霖，張學康，董濤，張君白，孟仲藻，何祖蔭，王生甫諸先生，在一間寬闊的編輯室裏，大家坐下來，他們都是浙江過來的一羣新生作者，彼此妮妮地談着上海的出版事業，室內佈置相當幽雅而別緻。

茶會開始了，主席鄭社長徵求了大家的意見，採取自由發言的方式，首先由主席報告羣言籌辦及遷滬復刊的經過，他說：「羣言承各位的愛護得以和上海的讀者見面表示十二萬分的謝意」他的聲浪由清微而激昂，他又說：「羣言的宗旨是報導民間疾苦，揭開社會的黑幕，創辦這一年以來，我們希望的是要以這顆正義的種子能够發芽滋長，深入大眾的心坎裏去」最後他更懇切的說：「羣言它像一朵含苞未放的蓓蕾，需要更多的批評和指正來灌溉它，扶植它……」。在一陣歡迎的掌聲裏發行人夏功楷先生說話了，他是一個正直的律師，青年的理論家，他的直率和坦白，足以青年人所仿效，他說：「我們的刊物要以人民的立場來說話，要正真能成爲民衆的喉舌，這樣纔能博得大眾的同情和援助，祇有發揮大眾的力量才能使她生長在無數人的心裏」。最後他還報告了羣言籌集基金的計劃……發言的人很多，方英先生的意見是要充實內容，調整陣容，要多刊現實性的論著，必要時須轉載中外精華時論以及報導各地地方通訊等等，金長霖先生的意思是刊物有時間性，一定要準時出版，並應普遍寄發等語，他們都是抱着無限希望來參加這次茶會，因爲限於各人本位工作的時間，主席宣告散會了，時間是下午五時，並且大家合攝了一張照相，作爲上海首次

茶會的紀念。

## (二) 本刊在甬招待文化界茶會

本刊於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甬波招待文化界舉行茶會。正是農曆新年的第四天，大地飛着鵝毛似的白雪，各家報紙還是第一天復刊，在甬波各報上刊載出羣言雜誌社在甬招待文化界的消息，雖然是在農曆的新年；一般人還不脫禮俗的酬酢，對於這樣一個茶會，恐怕會流產的可能，但事實上却出於意料之外，甬波的文化人和新聞記者大都到會了，新潮通訊社，正義通訊社，甬波日報，時事公報，寧風月刊，四明周刊……的代表王興藻，孫守正，范學文，蔡志達，周鍾科，張亦夫，陳清逸，王振祥，毛衍，孔祥輝，而且趕來了完人哲學研究會理事長陳如一先生，省田糖廠副處長錢學洵先生，他們都是「羣言之友」。

茶會假青年團鄰縣分團部會議室舉行，茶點雖然粗陋，但一羣年青的文化人相聚在一起，實在是很難得的事情，這不但是羣言雜誌和寧波的文化界行了一個見面禮，而且可以說是滬甬文化相互交流在一起的開始，鄭社長徐德信同了本刊的何祖蔭君及其弟徐慶，主持茶會，他首先報告了抗戰勝利以後一年半來，上海文化界的動態，分析了目前上海定期刊物的趨向，由趣味性，而政治性，而學術性，現在已經是政治與學術並重的時候了……其次他代表本刊要求今後「羣言」，在甬波成立一個推銷的機構；並切望甬波的作者指正和扶植，多多賜稿！

陳如一先生報告了他的空人哲學，並且對本刊貢獻了三點意見：①定期出版，②要代表人民，③定價要低廉，蔡志達先生希望羣言①要選輯幾篇較有價值的論文，②少刊無意義的文藝小品等等，直到了中午，大家還有許多意見發表，結果還是主人提醒他們，是吃飯的時候了，散會後，大家在雪花紛飛中，合攝了一張照相，他們都說，這是寧波文化大結合的開始，在新年裏，以熱烈愉快的心情，留了雄影，「羣言」做了滬甬文化的媒介，當他們彼此在雪花中殷殷道別的時候，鄭社長就在當天下午趁了新年第一班明興輪船，帶着無限的欣慰回到上海來了。

# 龍吟虎嘯

輯選甫生

## 張治中妙喻百出

張治中部長他有一點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很能講話，無須看秘書擬就的稿子，不但如此，他的談話，往往恰到好處，沒有使人討厭的八股，也沒有使煩惱的冗長的詞句，他更能說笑話，說起來惹着別人笑，他也跟着一起笑，他曾警喻過政府與共黨的談判是戀愛，這正像一對熱戀中的少男少女，他們想接近，然而環境不允許，於是在相接相離的當兒，祇有請出媒人來替他們撮合，可是却引起了不少誤會，他相信，讓這一對情侶，親密的重溫一下舊夢，面對面的談一次，事情或許有好的轉變。

他還比喻馬歇爾是中國「和平」「民主」的「接生婆」。整編軍隊問題協商時的「媒人」。有一次後方爲了文化勞軍的事情，舉行了一個招待各界的茶會，主人是孔財長，張治中將軍也出來演講。那時，他剛從西北視察後回至重慶，講了不少前方將士艱苦的情形，希望能同心勸募，當時募捐的目標是國幣二千萬元，張治中將軍提議說：「二千萬好作什麼呢，孔先生得想想辦法，最好把這數目變成美金……」大家鼓掌，孔財長也跟着鼓掌，但却對他說：「這要在這裏講

，我們兩人關着門算賬……」  
一時哄然大笑。

## 張篤倫受

### 孔庚薰陶

曾任重慶市長張篤倫，提到他的出身，却也受過不少苦，尤其是孔庚那裏，更使他受足悶氣。

孔庚，一向以酒糊塗着稱，在他當某長時，張篤倫湊巧在他部下當參謀，本來兩個都是湖北佬，應該特別提攜，遇事放寬些，可是孔庚對他非但不放鬆，而且把他折磨得特別兇，平時有困難公事，不找別人做，一定關照他，弄他時刻爲那些苦公事終日絞盡腦汁，挖空心思，這一點或許還不是張篤倫怨恨的主因，最可惡的是星期例假之類，別人可以放出去樂一下，偏偏孔庚不給他的假，要把他留在師部裏工作，縱使找不到什麼公事，也不讓他出門一步。

這一年，正當中秋佳節那一天，別人都出去，祇剩下張篤倫一個人冷冰冰的坐在師部裏，年青的張篤倫，此時怎不又恨又怨哩，正想逃出去，孔庚來了，見他一副怨腔，便請他一同到自己和公館裏和孔家園府一席暢飲，同慶佳節，這一天該是他最高興的一天了。在張篤倫真有滿腔說不出的怨恨，事隔幾十年，偶一回想，總覺得孔庚待他好，反覺得感謝孔庚賜給折磨之恩，他已經受過磨折，毫無火氣，一無官架子了。

## 朱經農喫燒餅

曾任教育部次長朱經農氏，也擔任過商務印

書館總經理。

朱氏在商務，有悠久之歷史，與劉炳麟，李聖五何柏承均爲商務編輯所之重要人物，不過朱氏爲一學者，非經理人才，所好者，王部長陳線早已安排好也。

朱氏持躬清廉，不可多得，當其任湖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時，每日午餐，便包在廳前小飯店中，祇一菜一湯，有時市大餅充饑不失教育家之本色，一時傳爲美談在滬時曾任中國公學副校長，及各大學教授門下桃李甚盛。

## 孔祥熙愛炒冷飯

孔庸之博士，爲人靈仁厚，尙不失爲長者，惜乎少數下層，不能體會孔氏意旨，有時使孔氏非常難堪也，孔氏之生活極儉樸，用錢概有分寸，從不浪費，不失山西人精明之本色，外間見孔夫人子女之奢侈，以爲孔亦厚於自奉者實錯。

據聞，孔小姐孔少爺對飲食極講究，偶不如意，即丟棄而走，孔氏則有時回府，已逾餐刻，往往叫廚子炒冷飯充饑，果腹而已。  
孔先生倒底還有革命家之本色。

## 黃紹竑怒摔電話筒

戰時內地與淪陷區消息隔膜，離奇巨案，殊鮮外傳，例如「江山冤獄」誅連百人，雖得平獄，然被害人已受苦不淺鮮矣。可見光明的後方也有意想不到的黑暗，本文所記主角因係官員，故能不擇手段，痛快解決。緣有浙江省政府社會處代理處長黃初燮某日派員運大量國幣至雲和，途經麗水，被軍委會水陸稽查所碧湖分所查獲，認



為有走私嫌疑，將所有糖車及人員，全部扣留，當時押運人員雖力稱係政府公物發交地方平售者，辯至舌疲唇焦，而稽查所終不置信，並星夜派武裝隊伍，馳至省政府所在地雲和，將處長黃初慶，拘捕帶回碧湖，羈押在所內，作進一步之措置翌日，黃之左右，即將黃被捕情形呈報省府主席黃紹敏，黃初以為事或出於誤會，唯認稽查所則不應任意拘捕省府官員，故囑保安處某團長通知水陸稽查所，迅即釋放，某團長銜命赴碧湖，向稽查所提出交涉，而稽查所有軍委會的牌頭，却不肯買黃主席的帳，講明此案已電呈重慶發落，請黃主席不必過問云云。某團長碰了釘子之後，立刻打長途電話，氣得發抖，不待報告完畢，已將話筒丟掉，把寫字台上所有擺設統統摔倒在地上，一只心愛的金表和一塊古硯，也在一陣之下，而告壽終，繼而沉思一下，又拿起電話，打給駐碧湖保安大隊長黃毅武，命令黃火速出動所有保安大隊，將水陸稽查所包圍繳械，並告訴黃毅武必須將該所長逮捕，放回黃處長，至黃有無罪嫌，容省府辦如果遇到拒捕，格殺勿論，黃大隊長奉命，於星月下，吹緊急號集合隊伍，不一刻就把稽查所圍得水洩不通，前後門加起十六挺重機槍，當時情勢，可謂不勝嚴重之至，幸而稽查所這時看到來勢不對，便也見風使舵，自願獻出黃隊長，放下武器，一場風波，才告平靜，後來水陸稽查所在浙江方面亦有些服貼了，八年來黃主席只有光過這樣一次大火哩。

### 楊森忌耗子

楊森主黔，幕僚多川人，故對「耗子」二字

，特別忌諱。時貴陽有小型晚報「民報」者，忽因故而被勒令停刊。事後，據熟悉內幕者言：民報之停，緣於某條新聞內，發現「文廣門外耗子多」七字，因而觸當局之怒，而為幕僚所不滿，致遭停刊處分。（按楊森公館適在文廣門外，故有此誤會該報負責人屠石鳴君曾來上海，當時曾為此事，投訴無門，喊冤不置。

### 潘公展收過房媛

上海市潘議長公展，曾經也收過房媛，而且那個過房媛雖若桃李，長得非常標緻，是潘議長一位知友，介紹與他的第二個公子做女友的，而以拜潘議長做過房爺為幌子。據說潘也樂於和這位過房媛接近，有一段時間那位過房媛，就住在他家裏。潘公展的收錄這位過房媛是有理由的，原來抗戰期間，潘的二公子隨他父親在重慶唸書，當時和一位名導演的的女公子結識了，準備締結良緣，祇是潘夫婦因對方是演話劇的，以致極力反對這樁婚姻。勝利後，潘氏一位知友得悉前情，就介紹了這麼一位名交際花給潘公子，藉以忘記過去與某導演的兒女這段姻緣。

### 康克清花容月貌

朱德是共產黨的軍事領袖，共產黨中，一直佔着重要的地位，在從前，無論何人，都稱他們做「朱毛」，由此可見朱德的地位，以前比了毛澤東為高。

朱德的出身是一個佃農，後來在軍事學校裏讀書，又留學過德國，在柏林的大學裏，攻過政

治經濟學，他的一身都是機警中過日子，在某次出征時，不幸被敵人圍困了，須立刻改變了一個小兵的模樣，所以並未遭受意外。

在這次抗戰八年之中，他發動了游擊戰術，這種游擊戰並沒有學理的根據，全仗着天才的運用，使日本軍隊到處受到威脅。

今年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身體非常健碩，在年青時，而當過體育教員，他從來沒有穿過皮鞋。他的夫人是康克清，在共黨諸要人的太太中，她是最美麗的一個，毛澤東的夫人藍蘋，遠不及她的美麗。

朱德領導了中共的軍事幾二十年，不用說，他當然盡瘁於黨的了。

### 羅家倫不愛三寸金蓮

中委羅家倫氏，當他誕生的時候，傳滿室異香，出世之後，胞衣完全紫色，因此小名叫紫羅，天賦獨厚，聰敏異常人，十一歲即隻身負笈到金陵求學，其父名憲馨，係南昌名紳，歷任江西各縣縣宰，因從政清室，頗有政聲，當其倦動息影時，羅家倫正游學美國，以著書立說之筆資隨作家用，因其老父兩袖清風，固無積蓄也。當時老抱係心切，聘定同邑某名士之女，略通文墨，惟係舊式家庭金蓮三寸思想亦被禮教束服，遊學文明國之文明青年羅家倫，思想進步，主張自由結合，故自美遊學歸來後即向女家申請解除婚約，而女士因無過失，堅不答應，後經屬人再三調解，始寢其事，羅氏與三寸金蓮女子解約後三年即與其學生自由戀愛結合此學生即彼今日之太太張維楨女士也。

**社總**

北京路一五一號大同商業銀行  
電話：一七〇五八·一〇一九八號

# 太平洋 旅行社

海內存已知·天涯若比鄰

**社分**

南京西路六二四·八號  
電話：三四二四五·六號

民國十九年創立

上海市銀行公會會員行

# 大同商業銀行

行址：北京東路一五一號  
電話：一七〇五八·一〇一九八號

**承受**

委託放款

款額：自十萬

元起

期限：十五天

一足月

商稱「大同商業」  
利息優厚隨市酌定

# ★ 中國紗管廠 ★

★

久負盛譽  
出品精良

地址 靜安寺路七〇弄二號  
電話 九六八八四號

# 新泰錢莊

服務週到

存款放款  
匯兌

手續簡捷

地址 江西路一三五號  
電話 二六四六八五號

# 華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部	桐油藥材 鵝鴨毛 牛羊皮 薄荷荷腦	備有現貨 接受定貨 立即裝船
船舶部	出租 買賣 航行沿海內河輪船	

總公司：上海中央路二十四號 電話：二八八七〇  
二三二七四

內政部登記證  
警字第一八二八號  
核准先行發行

# 中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報掛號：八八七八	營業範圍	汽進生輪
地址：四川路五四九號		車出產船
電話：一五五一〇		運口建
一五五一九		輸運車汽
一九五一三		易貿口建
		業事設建
		棧倉頭碼